

羅刹夫人

六集

朱貞木著

通俗技
學小說

羅刹夫人續集

『全一集』

上海正華書店印行

羅刹夫人續集

朱貞木著

本書一至五集，刊行多日，作者本意，全書於五集早已告結束，而南北讀者紛紛來函，督促續寫，積書盈案，欲罷未能，歸納四方函稿，大致認爲如此結束，未免過於匆促，難順人意，如羅刹夫人開闢桃源樂土，是否如願以償？三位一體之局，是否圓滿完成？以及金駝塞黃金擺禍之獨角龍王，乘馬騾齏齏思動之岑猛，妖言惑衆，僅以身免之九尾天狐等人，餘波宛在，首尾未全，渴望續寫，以成全璧，四方讀者，督促如此，明知畫蛇添足，亦祇得勉力續寫，以副殷殷賜教之盛意。

第一章 金駝之劫

滇西榴花寨沙定籌之亂已平，尤帥兵帶兵到榴花寨左近一帶，踏勘苗匪救匪死在四圍人猿手內的屍首，盡是男的，沒有女的，便知白蓮餘孽女匪首九尾天狐，未遭劫數，定已遯跡，雖然被她逃出命

去，諒已不能興風作浪，一夜功夫，竟被沐二公子帶了兩位女英雄一掃而平，作成了尤總兵一場大劫勞，真是意想不到的事，在這位總兵暗暗得意非凡當口，那位沐二公子沐天瀾忽驚忽急，忽哭忽笑，守着牀頭生死一髮的羅幽蘭，追着屋上隱現不測的羅刹夫人，纏綿悱惻，蕩氣迴腸，折騰了一夜，一顆心鬧得粉碎，何嘗有一刻安頓，萬幸羅刹夫人憑回頭人猿的脚力，飛一般取來了起死回生的獨門解藥，挽救了生死關頭的姣妻，可是在「幸不辱命」四個字上，幾乎又把痴情的沐二公子折騰得半死，好容易哭求哀告，感動得心回意轉，決定了「不問世事，潛隱山林」的目標，和一月後在白夷苗村相會的預約，才和羅刹分手，回轉羅幽蘭病榻，和老丈桑學翁用羅刹夫人放在桌上金盒子內獨門對症解藥，馬上如法施為，替危機一髮的羅幽蘭內服外敷，細心調理，關於撫輯地方，鎮壓匪黨一切善後事宜，都交尤總兵去辦理，極不顧問，也沒心腸去顧問，鎮日在蒙化縣衙內，守住了羅幽蘭的床前，這樣在蒙化城內，又勾留了幾天，仗着下藥對症，果然神效異常，羅幽蘭期門穴創口，雖一時尙未平復，袖箭奇毒，業已消解盡淨，氣色業已好轉，仗着羅幽蘭內功素具根底，體質異常，已能離床起坐，言動如常，她自己明白，這條性命，沒有羅刹姊姊一夜奔馳，早已駕拆散，投入鬼門關內了，經沐天瀾暗中告訴羅刹夫人的預約，和「幸不辱命」四個字的小小風波，羅幽蘭珠淚紛拋，嗚咽着向沐

天淵說：「我這條命是我羅利姊姊賜給我的，她的見識，又比咱們高得多，她怎麼說，我們便怎麼辦，從此以後，我們三個歡喜冤家，誰也不能離開誰，現在我已能行動，此地難以久留，家中哥嫂，又不知怎樣盼望着我們，我們同我父親，快回昆明去罷。」商議定妥，桑亭翁雖然想獨行其是，凜然遠行，經不起嬌女愛婿，百般求懇，自己愛女，傷口未復，一路長途，也得自己護送，沒法子不和他們同回昆明沐府，於是翁婿愛女三人，仍然帶着改扮家將的苗婦和幾個家將，別了尤總兵，離開滇西，趕回昆明，三人到了昆明沐府，沐天淵的哥嫂得知掃蕩滇西苗匪的奇功，自然喜出望外，沐府的聲威，也似乎爲之一振，這位老丈人桑亭翁，自然是沐府唯一的貴賓，在全府尊視之下，也養尊處優的優游了許多日子，可是他雲游已慣，樂處山野，情調和閑雲野鶴一般，自在逍遙，却受不慣高樓大廈，錦衣玉食的供養，待得羅幽蘭創口平復，行動如常，竟悄沒聲的獨自溜掉了，羅幽蘭沐天淵也無可奈何，只好讓這位老丈人獨行其是，一算日子，夫婦回到家中，已過了一個多月，羅利姊姊苗村相會的約期，得趕快踐約，明知哥嫂面前，極難通過，想走的話，也得依照老丈人的辦法，悄悄的溜掉，但是這一去，既然要行羅利夫人「不問世事，偕隱山林」的約言，說實了，便得不顧一切的棄家遠遁，在當時羅利夫人面前，只求和妯娌守，百依百順，毫無考慮的餘地，那知道夫妻回家以後，想突然從

高堂大廈，安富尊榮的趨趨奔府中，毫不留戀的躲入深山僻徑的林谷內，便覺得種種困難，都一齊覺上心來了，一面又時時想念着羅利夫人的恩情厚愛，絕不能違背她的預約，如果違了夙約，便等於自食前言，不顧和羅利姊姊見面了，不和羅利姊姊見面，非但沐天瀾絕無此念，羅蘭也無時無刻不盼念着救命的羅利姊姊。但是想見面，便得棄家踐約，兩夫妻心理交戰，暗地不知商議了多少次，委實難以狠心決定下來，可是時間不留人，一天天飛快的過去，一算日子，和羅利夫人訂約之期，已過了頭，再不前往踐約，便有虧交代不過去了，這一來，弄得夫妻二人，寢食難安，過一天，便發一天惱，夫妻倆痴心妄想，最好羅利夫人突然光降沐府，然後千方百計，磨着她留在屋中，羅利夫人開關桃源樂土的大計劃，緩聲緩氣，才合夫妻倆的心意，但是夫妻倆的心意，只能暗暗存在心裏，而且自己也明白，這是妄想，羅利夫人堅決的心腸，明澈的見識，絕不會俯從兩人的心意的。兩夫妻暗地爲難，她們哥嫂當然不爲知曉，不過看出他們倆不知爲了何事，有點坐立不安，却已瞧出一點痕跡來了，問他們時，他們又推得一乾二淨，可是經哥嫂一問，夫妻倆更難過了，夜裏夫妻倆又暗地細細商議，爲了此事，失神落魄的形狀，連哥嫂都瞧出來了，再不決定去留，連自己都無法交代了，沐天瀾想起那晚蒙化縣衙屋上，和羅利夫人一番恩愛纏綿，難測難捨的情狀，最後羅利夫人提出三人偕隱的話，

自己一口應諾，覺得毫不爲難，這時想起來困難重重，最難受的，羅利夫人那時說的，「好！一言爲定，一月後，我在苗村恭候他們！」嬌滴滴的這幾句話，好像老在耳邊響着，這時夫妻倆對於錦衣玉食，雖難捨，好像羅利夫人早已剝破他們倆的心意，故意用這種要挾來難他們，好藉此脫身似的。他想到這層，嘴上不禁「啊呀！」一聲，喊出口來，羅幽蘭一追問，沐天淵說明自己想頭，羅幽蘭一蹙腳，歎口氣說：「親弟！我們不能做忘情負義的人，我們也不能讓羅利姊姊獨行其是，好在滇西之亂已平，哥嫂在家，也沒有不得了的事，我們且找着羅利姊姊再說，我們明天走罷！」

夫妻倆剛決定了主意，想到苗村踐約，去會羅利夫人之際，不料風波突起，滇西之亂方平，滇南之禍又起，夫妻倆決定去留的第二天，沐府突然得到滇南石屏州金駝寨龍土司苗卒飛馬急報，報稱：「金駝寨突被女匪羅利夫人帶領飛馬寨岑猛手下苗匪，乘虛圍攻，已經攻進險要，龍土司和映紅夫人拚命抵擋，勢已垂危，特地飛馬趕到昆明求救，越快越好，遲則金駝寨難保，龍土司夫婦性命，恐已死於亂軍之中。」沐天淵聽得大爲驚異，簡直是奇事，羅利夫人怎爲督着飛馬寨攻掠金駝寨，慌問飛報的苗卒：「怎知敢打金駝寨是女匪羅利夫人呢？」苗卒報說：「金駝寨的人們，都聽見一個美貌凶勇的女匪，當先騎着一匹馬，馬後有人擎着一面大旗，旗上寫着「羅利夫人」四字，決不會錯

，「苗卒這樣一說，夫妻倆越發鬧得莫明其妙，雖然覺察有人頂冒，羅利夫人決不會做出這樣事來，但是滇南出名的黑牡丹已死，別無著名女匪，便是有，也該還大胆，敢冒羅利夫人的名號，冒她名號，又有甚麼用意呢？還真是意外的奇聞了，可是金駝寨勢已垂危，沐府與龍土司的淵源，豈能坐視不救，明知路遠勢危，也許救兵未到，金駝寨已落人手，也得連夜馳赴滇南，探查真相，免得變成燎原，不可收拾，當下沐天瀾羅幽蘭挑選了幾十名家將，一律騎着快馬出發，趕奔滇南，一面由他哥哥沐天波急發兵符，知會滇南沿途官軍，調動人馬接應。

救兵如救火，沐天瀾羅幽蘭夫妻倆，率領五十名全副武裝的家將，星馳電掣的趕奔滇南，從昆明到滇南石屏州，最快也得兩三天功夫，等得夫妻倆趕到金駝寨，攻打金駝寨的苗匪，和扯着「羅利夫人」旗號的女匪，都已蹤影全無，但是一座較有規模，夫妻倆曾經作客的龍土司府，已燒得片瓦無存，殘垣斷壁，一片焦土，真是觸目驚心，而且血跡斑斑，遺屍遍地，縱火焚燒的遺留灰燼，和龍家苗族哭夫覓子的遍地哀聲，真是慘不可言，未死的和帶傷的頭目和苗卒，一見沐二公子帶領救兵到來，個個哭拜於地，指手劃腳的哭陳這次突遭劫難的經過，而且衆口同聲，說是羅利夫人是罪魁禍首，要沐二公子看在已往龍土司忠心耿耿的上面，替金駝寨龍家苗作主，興兵報仇，活擒羅利夫人祭靈，人

多言雜，一時難以聽清出事首尾，龍家苗老弱男婦，又在兩人面前，衆口同聲的罵着羅利夫人，心裏更是難過異常，一時又無法解釋，龍土司府已成瓦礫場，吩咐在適當處所，設起行帳，指揮家將，扼守出入要口，然後召集幾個董事頭目，和能說漢話的年老苗人，好言撫慰，細探出事經過，和龍土司夫婦遭難情形，由頭目們從頭至尾講出經過細情，才明白了一切。

原來金駝寨土司獨角龍王龍在田，自從經沐二公子在玉海谷把他救回以後，總是無精打采，恢復不了以往雄視一切的氣概，加上映紅夫人心痛祕寶黃金，被羅利夫人席捲而去，也失神落魄的提不出興趣來，對於掌理全寨事務，和操練手下苗卒，便不像以往雷厲風行，上面一撥一應，下面頭目們難免乘機偷懶，疎於防範，偏偏得力臂膀金翅鷂，臉上蟒毒，雖經黃牛峽大覺寺無住禪師，盡心調治，遂漸復原，却已成了半面人，半個面孔已經失了原形，金駝寨的人們，稱他爲半面草陀，無住禪師離開金駝寨時，半面草陀金翅鷂蟒毒雖淨，體力還未十分復原，金駝寨出亂子當口，龍飛豹子那孩子，幸虧這位半面草陀志切存孤，奮勇救出，到現在還不知半面草陀和龍飛豹子逃到何處去了，還有龍飛豹子的姊姊龍璇姑，却幸虧她立志求師學劍，在沐天瀾經函蘭首次回昆明以後，龍璇姑拿着羅函蘭的介紹信，早已辭別父母，遠奔三鄉寨，在那兒拜桑窈娘爲師，精練劍術，躲過了這場災難。

事先，石屏城和金駝寨之間，有個關隘，叫做五郎溝，距離金駝寨只十幾里路，駐守五郎溝守備岑剛，原是飛馬寨岑鬚子岑猛的本家兄弟，以前沐天湖夫妻首次到金駝寨，營救獨角龍王時，五郎溝守備和石屏吳知州，曾經到金駝寨來拜訪，沐天湖夫婦同昆明以後，這位岑守備又有意無意的在金駝寨四近逡巡，有時也到土司府拜望土司，獨角龍王沒有把守備放在心上，有時還推病不見，可是金駝寨內防備鬆懈，兵力薄弱的情形，已被岑守備看在眼里了。

在沐天湖夫婦，從滇西變化回轉昆明，經南關深居沐府，調養傷口這一個多月光陰內，五郎溝守備行蹤詭秘，常常到飛馬寨看望他族兄弟鬚子去，這期間，金駝寨與龍湖對岸，象鼻冲那條長嶺上，發現了一大堆過境的獵戶，不下四五十人，其中還夾雜着幾個漢人，以前龍土司絕不准其他苗族，在異地過境逗留，這次經下面耳目們稟稱大批獵戶過境，龍土司聽得是過境獵戶，以為只要不在那處逗留，無關緊要，懶得多事，也就派人趕蹤，探個實在，自從發現這批過境獵戶以後，金駝寨四近常常發現行蹤詭秘，面目兇橫的其他苗族，三五成羣，似盜非盜，也瞧不出從那裏來的，不過一現即隱，並沒有侵入金駝寨境內，也沒有甚麼可疑舉動，金駝寨頭目們，素來仗着獨角龍王以往赫赫威名，狂傲自大慣的，總以為沒人敢到金駝寨來尋是非，向龍土司夫婦報告時，龍土司夫婦又沒在意，頭

目們也就忽略過去。

那知道在還四近不曾發現外路苗族營口，有一天晚上半夜時分，龍土司夫婦正在熟睡營口，前面聚堂木鼓（苗寨辦事之節目聚堂，聚堂聲響用木鼓），震天價響響起來，金駝寨各山頭哨兵的獨特，也響如貫珠，龍土司夫婦在睡夢中驚醒，一躍而起，突見樓窗上，已映起一片火光，金寨呼號奔馳之聲，已亂得開了鍋一般，獨角龍王映紅夫人大吃一驚，慌結束身上，備好軍器，趕下樓去，走到半樓梯，幾個親信頭目，正氣急敗壞的奔來報告：「說是金駝寨要口，已被突然進攻的匪盜侵入，土司府前後又突然無故起火，定有好細混入，請土司火速發令集眾抵禦。」映紅夫人剛喝問了一句：「那裏來的匪徒，怎麼事前一點風聲沒得？」話剛出口，半空裏嘖嘖亂響，火光一團團的齊向樓屋飛來，竟是從府後通插槍岩的崗子上攔射下來的火箭，剎那間內外喊殺連天，人聲鼎沸，最可怕的，樓後頭地齊齊的一片練武場上，呼喊如雷，聲聲喊著：「不要放走了龍在田夫婦！」龍土司兩目如燈，面如噴血，一聲大吼，揚起一柄金背大砍刀，一躍而下，映紅夫人嘴上喊着：「龍飛豹子呢？快去知會牛面頭陀，併力殺退匪人，」一面喊着，一面左手挽起獸面護身盾牌，盾上插着十二支飛鏢，右手舞着長鋒薄刃彎尖刀，跟着丈夫，領着一羣親信頭目，從樓下殺奔後寨。

苗寨建築，竹木爲主，後寨高崗上，火箭齊飛，一排樓窗，業已着火延燒，等得龍土司夫婦領着一羣親信頭口踏上後寨練武場上時，便知大禍已臨，敵人深入，金駝寨基業無法保全了，原來這當口，平時掩藏藏金地窖的幾所小屋，這時門戶洞開，火燎亂飛，敵人像螞蟻湧出洞般，從屋內蜂湧而出，一見這樣情形，立時可以明白，大勢已去，咎在自己夫婦兩人太疏於防範了，裏面地道，原通着寒後槽搶岩金穴巖礦，總以爲威聲素著，就近苗族，不敢正視，地道內祕藏黃金，已被羅刹夫人席捲一空，更是不去注意這地道了，那知大禍天降，匪人竟從地道偷襲深入，看情形來勢不小，佈置已非一日，這時已無暇再想安全之策，除出決死一拼，已無他途，苦的是事起倉卒，敵人竟從地道深入，外面要口，又已失守，內外交攻，自己苗卒散處分礮，一時難以集中，火勢已旺，一座土司府，立時要變成灰燼，能够殺出府去，便是好的。

這當口，後寨練武場上，已佈滿了敵人，當中跳出一個身形魁梧，虬髯繞頰，腰纏飛刀，手持長矛的大漢，大漢身後，一個身材苗條，裝束詭異的女子，手橫長劍，腰佩彈囊，背負彈弓，臉上却罩着血紅的人皮面具，獨角龍王龍土司從火光影裏，一見持矛的大漢，立時暴跳如雷，怒髮上衝，大聲喝罵道：「好呀！我道是誰？敢偷襲我金駝寨，原來是你岑鬍子領的頭，憑你飛馬寨一點根基，也敢

違反，你是活得不耐煩了！」岑鬚子岑猛長矛一拄，哈哈一聲狂笑，指着龍土司夫婦喝道：「你們夫婦倆，平時依仗沐府一點靠山，在滇南作威作福，欺侮同族苗人，甘心作漢人鷹犬，九子鬼母死後，你一發稱孤道寡，雖霸滇南，以爲你金駝寨是鐵打江山，那知道你惡貫滿盈，只被我們略施小計，便長驅直入，前後包圍，今晚制你死命，易如反掌，你夫婦倆如果想保全一家老小，快把歷年積存的黃金，全部獻出，還有商量，否則，殺得你全家雞犬不留，休怨俺岑鬚子心狠手辣……還有一樁事告訴你，叫你死得不做糊塗鬼。」說罷，一閃身，向身後蒙人皮面具的女子一指，大聲說道：「這位女英雄，便是饒你一命，放你回家的羅剎夫人，指望你悔過自新，和沐府斷絕來往，向滇南各苗族同心合作，那知道你依然和乳毛未退的沐二小子，吃裏爬外的女羅剎（即羅幽蘭）勾結一起，致榴花寨沙土司沙定籌，碧風寨土司夫人黑牡丹同遭毒手，羅剎夫人的本領，大約你們都應該知道，現在這位羅剎夫人會合俺飛馬寨全體好漢，親來問罪，金駝寨已在俺們掌握之中，插翅也難逃出俺們手心去，還不低頭服輸，尙有何說！」岑鬚子得意揚揚的喝罵了一陣，那位蒙着人皮面具的羅剎夫人，也用劍一指，嬌聲叱道：「岑土司話已說明，你們死活只有兩條路，想活命快把全部黃金獻出來，牙縫裏迸出半個不字，馬上劍劍斬絕，毫不留情，把你們殺盡了，把你這土司府刨根翻地，還怕搜不出你夫婦倆祕

藏的黃金，那一條道合算，你們自己想去罷！」

龍土司夫婦倆，一聽岑鬚子和自稱羅利夫人的一番話，又驚又愕，鬧得莫名其妙，沙定壽黑牡丹的死訊，滇西滇南，路途遙隔，沐府又沒來人，是真是假，且不去管他，只憑岑鬚子羅利夫人口中之言，明擺着今晚兩隻金駝，全爲祕藏黃金來的，但是全部黃金是彼羅利夫人用詭計磨盡的，何以本人又引着飛馬寨岑家人馬，來索取黃金呢？如果這人真是羅利夫人，自己做的事，不會不知道，這可是甚麼詭計呢？敵人業已深入，一個飛馬寨岑鬚子已難不易對付，又加上這個女魔王羅利夫人，如何得了，兩鬚一瞧，自己身邊，依然只有十幾個親信頭目，前寨殺得沸天翻地，並沒有自己部下趕到後寨保衛，可見大勢已去，再就心的自己兒子龍飛豹子和半面奉陀金翅鷲，許久並沒露面，也許已遭毒手，龍土司夫婦倆心如油煎，映紅夫人更是急得發瘋，一聲大喊，指着自稱羅利夫人的豪臉女子喝道：「你這生長野獸窩，不通人性的野賤人，你把我們祕藏地窖的二萬兩黃金，用詭計全部偷去，一人獨吞，現在仗着你偷黃金時，熟悉插槍岩地道，又勾結飛馬寨，乘虛而入，嘴上還想索討黃金，像沒話找話，存心欺侮人，黃金全在你手上了，那裏還有黃金，我們金駝寨沒有了歷年積存的黃金，便成了空寨，我們老夫婦倆想氣冲天，正想找你這野賤人拼命，今晚不是你，便是我！」喝聲未絕，

映紅夫人舞起刀牌，發瘋般向那裏面女子殺了過去，獨角龍王也一聲大吼，揚起手上一柄大砍刀，橫砍豎砍，猛厲無匹的向那童子拚殺猛攻，身邊十幾個親信頭目，也顧不得被衆戰霧，惟有一死相拚，真是一夫拚命，萬夫莫擋，獨角龍王夫婦率領手下十餘名親信勇敢頭目，在後寨練武場上，和敵人一場混戰，真是視死如歸，岑鬍子帶來幾十名黨羽，也死了不少，尤其映紅夫人盾牌上插着的十二支飛鏢，最爲厲害，她早知羅利夫人名頭，不管敵人是真是假，並不和那女子死拚，只一味亂殺，仗着自已飛鏢，發無不中，只要飛鏢一中上，見血封喉，不管是誰，立時斃命，因爲她十二支飛鏢，鏢鏢響，無奈何她飛鏢只有十二支，雖飛鏢死了不少人，却沒鏢死岑鬍子和自稱羅利夫人的女子，自己飛鏢發盡，手下十幾名親信頭目，也死得差不多了，敵人越來越多，大約前寨也被攻進，一帶樓房，已被大火燒得傾倒下來，她一看情形有死無生，還想和她丈夫奮勇殺出重圍，舞起刀牌，向圍困獨角龍王所在殺了過去，一面拚殺，一面高聲大喊，知會獨角龍王，叫他隨自己尋路逃命，無奈人多聲雜，人影亂竄，非但得不到自己丈夫回答，也殺不到丈夫跟前，突然面前一彈飛來，用手上盾牌一擋，不料這顆飛彈，與衆不同，被盾牌一擋，立時爆炸，從彈內爆散一陣靄靄的香霧，映紅夫人鼻子裏一聞到這種香味，一陣天旋地轉，立時撒手棄刀，昏然倒地，這當口，獨角龍王龍土司也久戰力絕，中了岑

鬪子一飛刀，和他夫人同死於亂刃之下。

獨角龍王龍土司夫婦一死，金駝寨便算瓦解，只苦了平時托庇於龍土司的龍家苗男婦老幼，被飛馬塞峯鬪子手下，任意劫殺，屍橫遍地，鬧得鬼哭神嚎。這其間，惟獨養病初愈的牛高韋陀金翅鵬，和龍土司兒子龍飛豹子兩人，蹤影全無，如說兩人死於亂軍之中，事後檢查，却沒搜尋着屍骨，才相信他們兩人，也許遠走高飛，逃出性命去了，直到以後，龍土司女兒龍璇姑劍術學成，改扮道姑，仗劍尋仇，在長江一帶，姊弟巧逢，才知亂起之時，半面頭陀金翅鵬明知金駝寨已無法保全，自己氣體未復，爭鬥不得，勉強拚命，無非添一條性命上去，於事無補，在亂得一團糟當口，他立定主意，存了保全孤兒，以報知己的念頭，把龍飛豹子背在身上，隱着身形，乘亂越牆而出，遠走高飛，居然替龍土司保全了一點骨血。

金駝寨遭了這場大劫，赫赫威名的獨角龍王，固然一敗塗地，夫婦雙雙殞命，可是飛馬塞的峯鬪子，爲了暗襲金駝寨，傾了自己全部力量費了許多心機，結果也是鬧得一場空歡喜，而且自己帶來的部下，被金駝寨龍家苗族一場拼殺，明死暗傷，也損失了不少精銳，還有那個臉蒙紅色人皮面具，自稱羅刹夫人的女子，也是一無所得，大失所望，在金駝寨劫殺了一場，搜括了一夜，幾乎連土司府的

地皮都翻了過來，何曾得着大批藏金，本來藏金只有二萬多兩，已被貨真價實的羅利夫人席捲而光，那裏還藏着第二批黃金呢？這位西貝的羅利夫人，只能憑自己智能薄弱，運氣不佳，處處失敗罷了，非但黃金之夢，變成泡影，白白把金駝寨攪得稀爛，而且沒法子佔據了金駝寨的地盤，因為飛馬寨和金駝寨距離着不少路，岑鬍子還沒這樣實力，把金駝寨據爲己有，還担心想昆明沐府調兵出征，這次暗暗偷襲，目的全在黃金，希望成空，只好收兵返回自己老巢去了。

飛馬寨岑鬍子痴心妄想掠奪籠土司藏金，原非一日，在沐二公子單獨和羅利夫人會面，同是孤獨營救獨角龍王當日，早已暗地聽到岑鬍子這樣口風了，這次突然發動，却是這位西貝的羅利夫人一手造成，究竟這位西貝羅利夫人是誰呢？不是別人，正是在滇西失敗，僥倖逃出四頭人猿眼爪之下，九尾天狐，她和幾個同黨落荒逃命，不敢再回襄化育王寺，便由榴化寨逃入通遠寨寧的袁牢山。由袁牢山再一路逃奔飛馬寨，九尾天狐和飛馬寨岑鬍子本不認識，只因榴化寨苗匪首領沙定箴，才和飛馬寨信使往還，互結密約，九尾天狐在滇西籠絡沙定箴，隱掘大權。岑鬍子早已聞名，這時九尾天狐無路可奔，權且躲入飛馬寨中，仗着她一貳姿色，和狐媚手段，和岑鬍子一見，便氣味相投，一陣花言巧語，岑鬍子便死心塌地的拜倒在九尾天狐裙下了。

九尾天狐投奔飛馬寨不久，岑鬍子得到情婦黑牡丹命喪蒙化城的消息，連首級都被沐二公子帶回昆明，祭告亡父，這一個消息，幾乎把岑鬍子驚死痛死，幸而身旁又添了一個九尾天狐，似乎比黑牡丹略勝幾分，便戀着新的忘了舊的，每天和九尾天狐膠在一起，常常談起滇南苗族生長之勢，和金駝突籠土司府內祕藏大量黃金的情形，自己垂涎多年，苦於無法可施，九尾天狐初到滇南，當然也不知這龍家藏金，早落他人之手，她一聽有這許多黃金，也紅了眼，她懼和岑鬍子結合，原是一時安身之計，並非真心，而且那晚在月下和沐二公子只見了一次面，談了幾句話，不由的把沐二公子的影子，牢牢嵌入心中，一發把羅刹夫人恨如切骨，她從飛馬寨探出羅刹夫人和猿虎相處的玉獅谷，便在滇南，不禁有點阻寒，岑鬍子窺龍氏藏金，遲遲不敢動手，也是怕着神出鬼沒的羅刹夫人，自己手刃獅子燕脂虎的一幕怪事，想起來，便害怕得不得了，滇西決定籌備時落花流水，黑牡丹自己趕到蒙化找死，連腦袋都搬了家，這些可怕的事，事後探出都是羅刹夫人的手段，更是提心吊胆，惟恐那位羅刹夫人尋晦氣尋到自己頭上，不料事有湊巧，自從九尾天狐投奔飛馬寨以後，暗地派了幾個精細親信，到玉獅谷左近去探谷內動靜，密探的苗卒回來報稱：「玉獅谷要口鐵柵，業已撤去，谷內那所大竹樓和不少房子，都已用火燒毀，非但羅刹夫人走得不知去向，連看守玉獅谷一羣人猿和七八頭猛虎，都

已蹤影全無，玉獅谷已成空谷，看情形羅刹夫人率領一羣猿虎，已遠走高飛，不在滇南了，「岑鬚子猶不透羅刹夫人何以棄掉了玉獅谷，又疑又喜，還怕羅刹夫人遷移不遠，過了一時，四面打探，絕無羅刹夫人的蹤跡，這才明白羅刹夫人確已遠離滇南，這才胆子漸漸的大了起來，每天和九尾天狐商議，怎樣下手？攫取金駝寨龍家藏金，九尾天狐一聽對頭人不在滇南，也放了心，而且異想天開，來個冒名頂替，自己冒稱羅刹夫人，想把攫奪龍家藏金這口怨毒，一股腦兒推在羅刹夫人身上，也算報復溈西夫敗之仇，費了不少心機，先由五郎海守備岑剛，時時打探龍家情況，然後探地道，扮猿戶，一步步把飛馬寨所有人馬，暗暗埋伏金駝寨相近僻靜處所，偏偏碰着龍土司夫婦心緒不寧，百事懶懈，竟被岑鬚子九尾天狐成功了偷襲詭計，結束了金駝寨獨角龍王多少年的赫赫威名，而岑鬚子和九尾天狐也白忙了一場，結果大批藏金依然一無所得，還疑神疑鬼的，不信映紅夫人拚殺時，說出藏金已被羅刹夫人拿去的話，一場白歡喜，只作成了飛馬寨岑氏手下大批苗匪，盡情的劫奪了一次，不過金駝寨龍家苗族，和沒有遭劫的龍璇姑龍飛豹子姊弟，真個以假爲真，把九尾天狐當作羅刹夫人，切齒痛恨，認爲不共戴天之仇了。

這段金駝寨獨角王夫婦突然遭難的情形，在沐天瀾羅幽蘭好言撫慰，向幾個懂事眼目中探問時

，那幾名頭目，當然只能說出本寨遭難的經過，對於飛馬寨岑鬚子和九尾天狐結合下手的內情，當然無法知曉，也不知自稱羅刹夫人的女子，是滇西逃來的九尾天狐，所以沐天瀾羅幽蘭也只能就事論事，按情度理的推測，明知羅刹夫人絕不會做這種可笑的事，當然有人冒名頂替，假禍於人，但是冒名的女子是誰，一時却推測不到九尾天狐頭上去，夫妻倆暗地一商量，認為龍家遭劫的事，既然有人冒了羅刹姊姊的名頭，這事得先和羅刹姊姊商量一下，何況我們三人，本來和她有約在先，要赴龍蝶山苗村相會的，由滇南哀牢山奔龍蝶山，也惟始不可，但是許多難處跟着就來了，自己帶着幾十名全副武裝家將來的，難道到苗村去，也帶着全班人馬麼？金駝寨龍家基業，經此大劫，算是一敗塗地，善後問題，非常困難，必須派人到三鄉寨通知學劍未成的龍璠姑，一面又得四處找尋沒有下落的龍飛豹子和半面韋陀金翅鵬，龍璠姑姊弟年紀雖小，畢竟是金駝寨的小主人，如果照這樣辦去，夫妻倆和一般家將，替人看家，在金駝寨不知道要勾留到何日才能動身了，再說，冒充羅刹姊姊的女匪，既然和飛馬寨岑鬚子結合，也許隱身飛馬寨內，岑鬚子又是罪魁禍首，龍家遭劫，沐府在私誼公誼上，便得與師問罪，捉拿元兇，在飛馬寨苗匪方面，既然做了這樣不軌的事，當然也有預備，自己帶來幾十名家將，怕不夠用，還得發軍符調動人馬，啊呀！事情越想越多，這一次來到滇南，救人不成，反

把兩小口投入渾水，變成東籬自縛的局面了。

這天夜裏，沐天瀾羅幽蘭兩夫妻坐在行帳內，越想越煩，鬧得坐立不安，羅幽蘭忽地噙嘴一笑，向沐天瀾臉上看了看，笑道：「喂！你有沒有覺察，我們倆離開了羅利姊姊，碰上心煩的事，便覺一籌莫展，這事真怪，從前我獨去獨往，想到便做，那有這毛病，你是男人，怎的老皺着眉頭，想不出一個主意來，」沐天瀾笑道：「主意多得很，怎會沒有？因為我們兩人心裏，時時惦记着羅利姊姊苗村相會之約，偏又擺脫不開一切的束縛，便覺處處掣肘事事麻煩，百言於一總，不論爲公爲私，只有先找到了羅利姊姊再說，現在我們只要商量怎樣找她去好了。」羅幽蘭立時接口道：「這又何必商量，你一個人先到翠峰岡山去找她，我帶着家將在這兒替龍家看守大門好了。」沐天瀾看着她說話時，小臉蛋兒綳得緊緊的，一點笑影俱無，便知她又使小性兒了，不由的悠悠的歎了口氣，他這一嘆氣，羅幽蘭猛地發覺，我這條命剛從羅利姊姊手中救了過來，怎的又犯上一個姦字了，粉臉上不由的飛紅起來，慌不及笑道：「瀾弟，你莫怪我，我自己明白，又犯了老病，將來羅利姊姊責問我們爲何失約，定然要疑心到我從中阻撓着你的，這可真不大好，我們甚麼事都顧不得了，天大的事，我們也得先問着羅利姊姊再說，」沐天瀾一聽，她口風真變得快，但是明白她這話是從肺腑中掏出來的，便順着

她口氣說：「我想先到玉獅谷去探一下，也許她尚在玉獅谷呢？」羅幽蘭點點頭說：「也好！我也想到玉獅谷瞧瞧我的寶藏，不知羅刹姊姊替我遷移別時沒有？」一語剛畢，忽聽得帳後有人悄悄說道：「只虧記着寶藏，不虧記着朋友，你的全部寶藏，早已全部充公，抵償失約之罪了！」沐天瀾羅幽蘭同時一聲驚喊：「姊姊！」飛一般闖出帳外。

第二章 失寶

夫妻倆闖出帳外，急急風的在帳前帳後，繞了個圈子，那有人影，四面一望，一場劫火刺下來的幾坦巖壁，和寒後幽聲的岩影，洒照在一片燭銀似的光下，格外增加了幾分淒涼的景色，近處山巖水源，若斷若續的笛人吹着蘆管的聲音，無異哀鴻泣血，慘惻不忍卒聽，靜靜的山野，竟聽不出帳後說話的人藏在那兒去了，帳外守衛的幾個家將，聽見他們倆奔出帳外，慌趕近身來護衛，沐天瀾一揮手，說聲：「沒有事，我們睡不着，閑坐一下，不用跟着，」幾名家將諾諾而退，羅幽蘭在他身邊悄悄的說：「真怪！明明是羅刹姊姊的口音，怎又人影俱無，定又是故意逗着我們，讓我們愁急了！」話剛出口，猛見帳內燭火倏滅，帳門外守衛的一名家將，也驚嘆了一聲，提槍趕進帳去，夫婦倆慌也

翻身回帳，重新點上臘燭，一盞帳內，寂然無人，桌上原擺着行囊隨帶的筆硯，已有人用過，硯台下，壓着一張紙條，墨色未乾，寫着寥寥幾行字，急急起紙條細瞧，只見上面寫着：「歡喜冤家，緣盡則散，會在哪處，散在哪處，只此一面，以符終始。」兩人看得大吃一驚，字跡明明是羅利夫人寫的，字內的涵意，明明是決絕分手的話，更一個沐天瀾忍不住一聲驚喊：「啊呀！羅利姊姊怪我們背村之約，遲遲未赴，要和我們分手了！」羅蘭也急得粉面失色，便說：「我們快上翠龍湖對岸象鼻沖嶺上會她去，她不是寫着，「會在哪處，散在哪處，只此一面，以符終始」的話麼？我們和她第一次會面，原在那嶺上呀！快走！快走！」

沐天瀾羅蘭夫妻倆，吩咐家將們好生看守行帳，不必跟蹤，兩人急急向異龍湖飛奔，異龍湖原是兩人誓壽之地，這時踏月重游，到了地頭，覺得兩岸風光樹影，葱鬱靜穆，涵煦於一片淡月之下，別具勝概，可惜今昔不同，赫赫威名的金駝寨，已變成瓦礫之場，龍土司一家基業，已和電光石火般消滅了，兩人感慨系系的走過平鋪湖口的那座竹橋，穿過一片樹林，緩緩的從嶺腳向象鼻沖嶺走了上去，走沒多遠，突又聽到嶺上不遠處，起了一種宛轉輕麗的歌聲，這種歌聲，一聽是撮口成音，自成宮商，而且這種歌聲，一到耳邊，立時喚醒初見羅利夫人那一天的光景，這歌聲，當然又是從羅

利夫人珠喉內發出來的，沐天瀾一聽這歌聲，情不自禁向嶺上飛奔，心裏却有許多說不出的滋味，分不清這滋味，在鹹酸苦辣中屬於那一種，亂幽蘭也跟他背後向嶺巔飛馳，心裏惶惶然，覺得見着羅刹姊姊面時，怎樣開口才合式。

兩人被這歌聲，又引到老地方，穿出密密層層一片松林，踏上十幾丈開闊的一片黃土坪，不約而同的，一齊抬頭，向坪上矗立着那株十餘丈高的參天古柏望去，以為歌聲照舊，人也定在古柏的樹上了，這株輪圍鬱茂，獨立高古的大柏樹，依然蕭蕭風蕭，黛色如雲，和以前一模一樣，可是抬頭望了半天，古柏的樹梢子上，歌聲既寂，人影亦無，許久沒見羅刹夫人現身下來，沐天瀾心裏急得不得了，剛說得一句：「蘭姊！羅刹姊姊字條上既然約在此地會面，怎的半天沒露面呢？」焉聽古柏樹後，銀鈴般一陣嬌笑，日光之下，從樹後轉出一身綉帕包頭，綉邊苗裝衣衫的羅刹夫人來，臉上沒有裝着可怕的紅色面具，自然是鳳眼含威，蛾眉帶煞的春風俯面，不過和兩人一靚面，臉上原帶着的媚笑，和銀鈴般的嬌音，突然隱去，一對鳳眼，射出利箭似的光芒，先向沐天瀾面上射了幾下，眼波一轉，又掃到羅幽蘭嬌靨上，櫻唇緊閉，不聲不哼，只向兩人點了點頭，兩人不知甚麼緣故，一見羅刹夫人的面，便覺心裏發怵，尤其是沐天瀾，覺得和她在蒙化縣衙屋頂上一別，只隔別了一個多月，肚子裏原

覺有千言萬語和她說，這時兩人對了面，却不知從何說起，而且心頭亂跳，覺得沒有早見踐約到苗村相會，突然在金院裏會了面，會的地方，又是從前初見之地，心裏有無窮的愁念慚愧，惟恐她兩個實行字條上的主意，說出訣絕的話來，張了幾次嘴，竟沒有吐出一句話來，在他發窘當日，羅爾蘭那已奔過去，拉着羅利夫人的手，把「姊姊！」叫得震天響：「姊姊！小妹在藥化中了黑牡丹毒藥，前時，有死無生，全仗姊姊一夜奔波，取來解藥，救了小妹一條命，等得小妹毒消能够起坐，向他問姊姊時，才知姊姊送到解藥，沒有進屋，竟自悄悄走掉了，從他嘴上，又得知姊姊吩咐一月後苗村聚會的話，可憐小妹和他回轉昆明以後，那一天不念着姊姊，那一時不記着姊姊救命之恩，每天和他商量，只等小妹卸口平復，身體復原，便同他到苗村去會姊姊，不料女人家真吃虧，箭創剛平復，身上只幾個月的身孕，竟小產了，大約在藥化和黑牡丹一場因禍，身體吃了虧，小產便小產，沒有甚麼要緊，可是小產以後，身體總覺軟弱一點，又不敢被家中哥嫂知道，暗暗地調護了幾日，才覺着身體復原了，正在暗地和他打算赴姊姊約會時，這兒龍家又突然出了變故，龍家事小，滇南未來之禍甚大，救兵如救火，又沒法不趕來一餉，來是來了，龍家已一敗塗地，倒弄得我們兩人遷延爲難，心裏又怯着姊姊的約會，今晚和他在行帳內犯愁，萬想不到姊姊會降臨此地，姊姊一到，我們倆人便有主心骨了。

——姊姊！你字條上寫着：「緣盡則散」的話，你真把我們兩人急壞了，姊姊定然恨着我們遲遲不赴苗村之約，怨我們言而無信了，小妹情願認罪，替姊姊消氣，姊姊千萬不要存着種念頭，從此以後，姊姊到那兒，我們便跟到那兒……」說罷，珠淚盈盈的跪了下去。

羅刹天人玉臂一舒，把羅幽蘭抱了起來，微笑道：「我的好妹妹！你說得滿在理，可惜我說的「緣盡則散」，根本不是爲了苗村之約，我和他定約時，你原液在跟前，我和他雖然定了苗村之約，那時我便料定你們住慣了王侯府第，平時高樓大廈，一呼百諾，要突然捨棄尊榮，跟着我野人一般的，躲在深山絕壑去過一輩子，原來絕困難的，不瞞你們說，我原液指望你們真個會赴我苗村之約，既沒作此望，便不致怨恨你們，所以這一層，你們不必介意……」說罷，略微一沉，兩道秋波，却深深的注在沐天瀾面上，沐天瀾立時像觸電一般，立時感覺到她眼神內，發射出無聲的語言，無形的利箭，直刺入自己心坎深處，剛悲切切的喊了一聲：「姊姊！」羅刹夫人突然向他走近幾步，看了又看，悠悠的嘆口氣說：「玉獅子！你還記得我們在夔化縣衙分手時說的話麼？」沐天瀾說：「姊姊吩咐的話，時時刻刻在我心裏，怎會忘記呢，姊姊說的是「借隱山林，不問世事」，預備先經營龍咩圖山的苗村，作爲我們三人第一處借隱的小桃源，我們別了姊姊，回到昆明以後，和我岳父說明這意思，我岳

父非常高興，臨走時還說：「讓我再雲遊一時，遊興盡時，便到龍吟圖山尋你們去，你們可得掃除無謂的虛榮，把富貴看作浮雲一般，而且要明白現在明空江山氣數已盡，天下已經大亂，極早抽身，享受你們夫妻三人的清福去罷，怕的是你們有沒有這福氣？能不能跟隨你們羅利姊姊走，我還有點替你們耽心呢！」我岳父臨走時說了這幾句話，我和蘭姊格外堅定和姊姊偕歸的志願，沒有一時不暗地商量，怎樣擺脫家底？怎樣掃除俗務，悄悄的到龍吟圖山去會姊姊，但是……」羅利夫人不待他說下去，冷笑道：「不用『但是』了……我可以替你說：『但是家世難捨，富貴難忘，眼前的一切一切，都覺得難割難捨，總比跟着羅利姊姊去度山林生活好得多。』是不是這個意思？所以一得金駝寒求救的消息，救兵如救火，夫妻倆馬上帶着家將趕到這兒來了，來是來了，我問你，你們究竟做了甚麼事呢？龍土司夫婦一雙性命，你們救出了沒有？金駝寒的毒藥，你們保全了沒有？龍家苗族的一場劫難，你們挽回了沒有？你們面前，只一堆瓦礫，連你們住處都沒有了，只好搭幾個行帳安頓人馬，非但救不了人家，麻煩的事，便一步步壓到你們頭上了，龍土司一死，滇南大股苗匪，像飛馬寨岑猛之輩，便要乘機而起了，你們能够逍遙自在的一走了事麼？怎樣替龍家善後？怎樣替龍家作主，與師代罪呢？既然有這許多麻煩，纏住了你們的身子，連你們自己，大約也說不清何日才能了清當前的世務，

這樣，你們的心裏，那還有『借隱山林，不問世事』的志願，那還有一絲一毫記着我的話呢！玉獅子！我說這些話，並不是怨恨你薄情，也不是怨恨你遲遲不赴苗村之約，古今來，有幾個能超然世外，跳出塵網的，剛才我已和羅妹妹說明，我在蒙化縣衙，取到對症解毒祕藥，救活了羅妹妹，讓你們一對同命鴛鴦，去享受塵世的虛榮浮華，我走我自己應走的路，不再攔在你們裏邊，也就罷了，不料禁不起你在縣衙屋上，發瘋般亂騰亂叫，對天立誓，我也硬不起這條心腸，才和你立下苗村之約，雖然料得你們有許多困難，可是也希望你們如約而來，這裏面當然我也擺脫不了情愛二字，但是我看清了你們的虛榮浮華，絕難長久，也許怨業牽纏，鬧得冰解瓦消的地步，你莫怪我口冷，眼前龍家的結果，便是你們沐家的前車之鑒，我和你既然種了情根愛苗，豈肯叫你落到這般地步，你想想你老丈李翁臨別贈言，便知我不是杞人憂天，未來的事，且不去說他，眼前龍家的事，便够你們兩人料理的，滇西之禍方解，滇南之患又起，層波疊起，節外生枝，這樣亂世，那有了結的時候，你們既然情願投入火坑，我也沒有辦法，不過在這樣局面之下，我和你們只好分道揚鑿，各行其是了，玉獅子！人生如夢，從此你把我玉獅子拋開了罷！」羅利夫人說到這兒，似乎長眉微蹙，也有一種依依惜別之情，痴情的沐二公子，如何受得了，情淚早已奪眶而出，猛地一跺腳，喊道：

「姊姊！甚麼話都不用說了！從這時起。求姊姊把我們兩人帶走吧！不論天涯海角，姊姊到那兒，我們便到那兒，忍心的姊姊，怎能說出離開我們的話，天賜我們三人結合在一起，誰也不能離開誰，千言萬語，只有一句話能够表明我的心，只求姊姊立時把我們帶走。」他小孩似的連哭帶說，雙膝一屈，竟嗷嗷的跪在羅利夫人面前了，羅幽蘭也珠淚滿面的喊着：「救命的姊姊，你如果狠得下這樣心腸，決心要離開我們，請先把我們兩人的性命拿了去再走。」

這三位歡喜冤家，只要一碰頭，便有哀怨纏綿，微妙曲折的表演，既不是妬，也不是恨，是難以形容的一種情懷，沐天瀾是三人中的中心人物，他的心裏，只念念於左右逢源，缺一不可，羅幽蘭初見羅利夫人時，是滿腔妬意，情勢演變，逼得她不能不大度容讓，演成鼎足之勢，於是又妬又悔，暗恨暗慙，到了飛馬塞脫禍，環化城救命以後，她對於羅利夫人妬消恨去，而且感恩入骨，敬服在心，可是她從小生長盜窟，奔波草莽，一旦和多情公子結合，非但脫去賊皮，而且坐享錦衣玉食之榮，世爵二少夫人之尊，未免志得意滿，要她拋棄現成的尊榮，偕隱於深山祕境，實在有點爲難，可是她是桑葚翁羅素素的一頁情史的結晶品，從娘胎裏便是個多情種子，極不願救命恩人的羅利夫人，分道揚鏢，獨行其是，何況碰到重要的事，沒有神出鬼沒的羅利夫人，便覺沒有了主心骨兒，在羅利夫人方

面，情形又有點不同，她智慧過人，志趣高卓，把沐府壁棟雕梁，視爲糞土，同時鍾情沐二公子，也是恩愛團結，難棄難捨，嘴上雖然斬釘截鐵的說着分道揚鑣，其實她別有用意，這次突然在滇南出現，並非偶然，她是先暗地潛入沐府，窺察沐天瀾羅蘭是何動靜？對於苗村之約，是否意志堅決，事有蹊巧，她到沐府時，正值金駝鏢求救之時，沐天瀾羅蘭帶了幾十名家將，星夜趕奔滇南，她在暗中明白了這樁事，讓兩人帶了大隊人馬先走，自己略一盤算，仗着飛行絕迹的本領，先順手牽羊，辦了一件要緊的事，然後趕到金駝寨，在帳後聽出兩人對於眼前局勢，無法措手，一箇又話記着苗村之約，一發弄得進退維谷，她暗地好笑：忍不住現出身來，却又故意寫個字條，嚇她們一下，而且她急於要辦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，特意利用眼前的局勢，使沐天瀾羅蘭兩人乖乖的聽她的話，跟着她好走。

當下羅利夫人瞧得沐天瀾羅蘭兩人情急之狀，不由的也感動於衷，秋波內也含着盈盈的淚光，慌咬緊櫻唇，把沐天瀾拉了起來，故意冷笑道：「你們死着我時，又不顧一切的，情願跟我走了，我問你，你們帶着大隊人馬趕來救應，龍家遭劫在先，你們救應不及，情有可原，現在因爲我的關係，忽又不顧一切，把幾十名家將丟下，龍家的事不啻不顧，鬧得有頭無尾的，突然跟我一走，這又理不

可惡，世上不外情理二字，在蒙化城內，和你們訂下苗行之約，以一月爲期，全因滇西之事已了，羅妹妹創傷需要調養，你們倆回到家中，也有個安排，能够和我志同道合的赴約時，便可順理順章的就道，現在情形可不同了，如果突然跟我一走，金駝寨的事，没法交代，你們家裏得知兩人突然失蹤，豈不急死愁死，如果日後有人知道是跟我走了，連我也得被人譏笑，這種沒情沒理的事，豈是我們應當做的。」羅幽蘭急喊道：「姊姊！這可難死我們了！」沐天瀾也說：「姊姊！從此我們再也不能離開你了，眼前糾纏的事，姊姊看應該怎麼辦？我們便怎麼辦，只要求得姊姊從此不離開我們，」羅利夫人說：「你們帶着大隊人馬，來救金駝寨，雖然救不了龍家，也得有個了斷，難道因爲救援不及，便掩旗息鼓的悄悄回去嗎？」沐天瀾恨着聲說：「姊姊說的對，可不是爲了這事，正在犯愁呢，來時容易去時難，照說龍家的罪魁禍首，是飛馬寨岑猛，金駝寨的人們，已經衆口同聲的求我們替他們作主，爲了沐府聲威，當然應該帶着人馬，到飛馬寨捉拿岑猛子，我們並不怕飛馬寨人強馬壯，却怕事情鬧大，滇南各寨苗匪，乘龍家一收塗地，一闖而起，變成燎原之勢，事情便棘手了，」羅幽蘭道：「姊姊！你不知道？還有一樁奇怪的事哩！據金駝寨的人們說，和岑猛子一起偷襲金駝寨的，還有一個帶紅面具的苗裝女子，竟冒了姊姊名頭，非但自稱羅利夫人，還扯着羅利夫人的旗號，我們當然知

道是頂名冒替，金駝寨的人們却信以為真，衆口同聲的罵着姊姊，我們沒法和他們細細解釋，只暗暗奇怪，那個冒名頂替的女子是誰呢？滇南和岑鬍子一起的異牡丹已死，這女子是誰呢？」羅利夫人笑道：「你們不知道，我却知道，除出滇西漏網的九尾天狐，還有誰呢？只可恨那隻騷狐，真個是鬼靈精，今晚又被她逃出命去，我也不願和她一般見識，只要她知趣，遠遠的躲避着我，我也懶得追尋她，」沐天瀾繃繃聽得齊吃一驚，慌問道：「姊姊！你說的今晚被九尾天狐逃出命去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難道九尾天狐逃到滇南，和岑鬍子合在一起了？」羅利夫人笑道：「豈但合在一起，而且暗地跟蹤，隱着你們人馬，和你們同進了金駝寨，想暗地行刺，在你們俯身上下弄手了，那知道螻蛄捕蟬，黃雀在後，湊巧不過，還有我隻黃雀，緊墜在他們身後了。」

兩人聽得，更是驚異，慌問細情，羅利夫人笑說：「你們跟我來，讓你們瞧個希罕物事，」說罷，轉身向古柏樹後走去，兩人跟着她轉到柏樹背後，聽見樹背後活生生的釘着一人，兩手兩腿，都用飛刀釘在樹皮上，最厲害的當胸一刀，直中心臟，刀鋒深人，只露出一點點刀柄，刀中要害，人早命盡，這人面上兀自露着咬牙切齒的一副慘厲之態，仔細一瞧，趕情這人，正是飛馬寨土司岑鬍子岑猛，也就是劫掠金駝寨的罪魁禍首，這一下，又出於兩人意料之外，羅利夫人笑道：「我順手牽羊，又

替你們了結一樁大事，你們只消拿了這人首級，在金殿裏高懸示衆，便算替龍家報了大仇，替你們沐府上支持了門面，你們夫妻倆，在行帳內商量不定的事，也不必再費心機了，明天馬上可以領着大隊人馬，奏凱而回，卿卿我我的去享受畫棟雕梁錦衣玉食去了，」兩人一聽羅利夫人語帶譏諷，話挾冰霜，而且有點直刺心病，不過事情來得出於意外，極難措手的一樁事，突然在面前很容易的解決了，鬧得兩人又驚又奇，又喜又愧，面面相覷，半晌做聲不得。

羅利夫人向兩人迷惘的神色，瞧了幾瞧，嘆囔一笑，指着對着樹上的岑鬚子說道：「你們且莫道驚說怪，並不是我本領通天，這又是事情湊巧，適逢其會，一半也是這人該死，只便宜了冒名頂替的那隻驢狐，又被她溜掉了。」沐天澗這時，恨不得貼在羅利夫人身上，千恩萬謝，無奈身旁還站着一位，倒底有點不便，羅幽蘭却已拉着羅利夫人的手，撒嬌般的說道：「我的天人一般的姊姊！怎麼事情碰在你手上，便輕描淡寫的解決了，消滅了岑鬚子，非但我們老遠的跑來，不折一兵一矢，馬到成功，而且從此滇南，也去了一個禍根，姊姊！你說岑鬚子和九尾天狐來行刺我們，究竟怎麼一回事？姊姊怎會和他們碰上的呢？」羅利夫人笑道：「這事簡單得很，我先到昆明，得知你們帶領人馬趕奔滇南，黑牡丹已死，和龍家作對的，除出飛馬寨還有誰？你們帶着大隊人馬，比我走的慢，我便暗入

飛馬寨，先探一下動靜，那時我還沒知道九尾天狐也在其內，我一入飛馬寨，便看到九尾天狐和岑鬚子已結合一起，暗中聽出兩人正在商量尾隨你們，暗下毒手的計劃，我便綴着岑鬚子九尾天狐的身影，一路跟蹤到此，他們兩人也沒帶別個幫手，女的仗着迷魂彈，男的仗着飛刀，原想暗中行刺，免去後患，他們一對狗男女，行蹤詭秘，計甚歹毒，先到這嶺上歇足，預備到夜深時，再到你們行帳去下手，那知道我一步沒有放鬆他們，他們在這兒剛一停下來，我便突然現身而出，兩人都認得我，岑鬚子手慌脚亂，把他腰上十二柄飛刀，全數發出，被我接住了幾柄，即以其人之道還給其人，便把他釘在這樹上了，我在對付岑鬚子時，我鼻子裏早已預聞解藥，防的是九尾天狐的幾顆護身法寶迷魂彈，自身有了防備，對於賊匪便大意了一點，不料我制住了岑鬚子，再尋那隻蠱狐，竟已逃得無影無蹤，大約她早已領教過，我是不怕她迷魂彈的，所以她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了……這等小事，且不談他，我替你們消滅了岑鬚子，也是湊巧的事，我也不希望你們兩位承情，現在我和你們，竟個到了分手的時候了，我有一樁重要的事去辦，此地是我們三人初會的地方，此刻一舉兩得，你們把岑鬚子屍首拿去，了結龍家的事，趕快回家享福去，從此不必忘記着我了，譬如沒有在此地，會見我羅利大人這個怪物好了，」說罷，向兩人微微一笑，身形微動，似欲離去的光景，這時，沐天濶可真急了。

，一躍而前，死命抱住了羅利夫人，哀哀欲絕的叫道：「忍心的姊姊，我這顆心又要被你撕碎了！姊姊既有玉獅谷愛惜之情，便不應該說出這樣絕情的話，天月在上，從此時起，我們死活都和姊姊在一起，姊姊說往東走，我們決不往西奔，我們把峯鬚子人頭拿去，交代金院裏的人們，讓他們知道了罪狀伏誅，平了仇憤，也就是了，一面我們備封書信，交家將們帶回去，權且救哥嫂們知道我們不事他去，不致空急，日後再作計較，姊姊！你看這樣辦可好？」羅蘭也揀着說：「姊姊如果嫌我們不肯棄家，還有點戀戀不捨，索性連這封信也不必寫了！」

羅利夫人掙脫了沐天瀾的擁抱，向兩人笑道：「你們還這樣死命糾纏，我剛才早已說過，總不怨恨你們遲遲不赴苗村之約，更不是逼着你們捨棄家庭，我也被事情所擠，不得不和你們分手，剛才我故意辭含諷，原是逗着你們玩的，一半也因為你們對我依然難棄難捨，我故意遠着心，說出絕情的話，其實我本身也發生了糾纏的事，和你們分手以後，留在那苗村裏，並沒多少日子，我暗赴昆明去找你們，原是你們直個到龍吟山去尋我，去撲一個空，特地到沐府知會你們一聲，而且也有一樁重要的事，告訴蘭妹，不想我也幾乎撲個空，你們兩個在挑選人馬，趕路到滇南來了。」羅蘭蘭蘭問道：「姊姊！有甚麼事擠着你和我們分手？想告訴小妹的，又是甚麼事？」羅利夫人歎口氣說：「說

也慚愧，我從小縱橫江湖，還沒碰着爲難的事，萬不料現在我碰着了極難極怪的事了，也許我已碰着一個極厲害的對頭了，我不信我對付不了，我決定先和你們分手，把建設世外桃源的事，也暫時放在一邊，我要單槍匹馬偵查那個和我作對的厲害對頭，我定要和這人一決雌雄，」羅烈夫人說到這兒，一對長鳳眼精光炯炯，射出懾人的煞氣，沐天瀾羅蘭聽得大吃一驚，居然羅烈夫人也碰着了厲害對頭，急急問道：「這厲害對頭畢竟是誰，難道還勝似姊姊嗎？」羅烈夫人搖頭冷笑道：「我還不知道人是誰？因爲我在蒙化和玉獅子分手以後，回到龍吟崗山的那所苗村，在村中住了幾天，帶着四頭人猿，踏勘四面地勢，覺得那所苗村，還不算十分隱僻，四圍山脈地勢，似乎局勢過小，不大合我心願，四圍小巧的苗村，只適宜於我們三人，避世偕隱，獨善其身，如欲廣羅同道，闢草萊，興耕織，開拓一理想的桃源世界，還得另覓佳境，於是我帶着四頭人猿，離開了苗村，深入哀牢山，一路逍遙自在的探幽訪勝，返回滇南，仍舊回到我玉獅谷去，不料一進玉獅谷，境象全非，看家的八頭人猿，一羣猛虎，和侍候我的幾個苗婢，都已蹤影全無，我居住的那所大竹樓，業已付之一炬，和這兒亂家一般，變成傷心慘目的瓦礫堆，最令我驚心的，蘭妹埋藏着階下的一箱難以估計的珍寶，竟已不翼而飛，只露着地下埋藏過的一個空空上香！」羅烈夫人話還未完，羅蘭心痛寶物，驚喊起來：「啊！啊！」

姊妹！誰有這樣本領？敢大膽闖進玉獅谷，非但不懼猿虎，反把猿虎趕盡殺絕，弄得蹤影俱無，我還一箱寶物，沉重異常，也非少數人所能劫走，這事真奇怪極了。」

羅利夫人說：「是呀！便是有這本領，能够把我一羣猿虎，趕盡殺絕，也得留下一點痕跡，我離開玉獅谷，和你們在滇西逗留不少日子，雨水常降，想在土地上分辨進谷賊人的足印，當然不易，可是我還帶着四頭人猿，牠們目力和嗅覺，非人所及，帶着牠們，巡遍了玉獅谷，却找不出殺死苗婢猿虎的血迹和屍骨，竟不知怎樣制服我一羣猿虎？竟會全數失蹤，而蘭妹那一箱價值連城的珍寶，大約是起禍的根苗，那晚替蘭妹匆匆奔回玉獅谷，掘地取藥，急於救命趕路，也許沒有掩藏妥貼，露了痕迹，但是玉獅谷豈是常人能藏身潛蹤，暗地窺探之地，沒人潛身窺探，寶物何以會不翼而飛呢，既劫寶物，復擄侍女，又把我一所竹樓燒成灰燼，當然不是一兩人能下手的事，這樣大舉侵犯我玉獅谷，蓄意定非一日，本領手段，都非意想所及，這樣厲害對頭，畢竟是誰呢？滇南一帶，沒有這樣人物呀，這一樁疑難之事，却把我制住了，我在玉獅谷細細搜查了幾天，竟想不出是誰下的手，是那一路賊人，有這裏厲害手段，我慌帶着四頭人猿，離開了玉獅谷，先到我祕藏二萬兩黃金之地察看，却喜攆批黃金，安然無恙，於是我把四頭人猿，先藏在妥當的隱秘處所，趕到昆明，想通知蘭妹失寶的事，

巧逢你們救援金駝寨，帶隊遠行，我暗地跟蹤，經過飛馬寨相近，便讓你們先走，我暗入飛馬寨，想偵察岑鬚子的一羣苗匪，和玉獅谷竊寶的事，有無關聯，暗地一偵查，從岑鬚子九尾天狐口中，才知他們與這事無關，却因此探出他們決定隱着你們倆人，想下毒手，這才跟着他們身後，到了此地，替你們消滅了這個禍害，你們龍家的事，有了岑鬚子的首級，可以交代過去，我玉獅谷遭劫的事，却毫無頭緒，看情形，我羅利夫人這次要碰着劫星了，不管他甚麼厲害腳色，鐵觀磨穿，也得搜查出這批賊黨出來，和他們一決雌雄，我自己發生了這檔事，備誤之關，苗村之約，暫時難以實現，事由我起，怎能爲了苗村誤約來責備你們呢？而且從這檔事，我覺悟人生事業牽纏，應障重重，極難掙脫，正惟這樣，越顯得高隱世外，優游山林的福，不易得到，因爲世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，消除世障，開闢桃源，更比隨俗沉浮，還要勞心勞力呢，實情如此，你們坐享沐府祖蔭，暫受錦衣玉食之榮，也是情理所必至，玉鬚子一心想我跟着你們，三人一體，也是他愛我的一番痴情，但是我這個人物，宛如滿天飛的野鳥，極難安處雕籠，唯一辦法，只有和你們分手，讓我獨行其是，這便是我今晚約你們會面的本心，言盡於此，你們拿岑鬚子的腦袋，了結龍家的事，快回昆明去罷。」

兩人一聽玉獅谷出了離奇爲難的事，連羅利夫人也感覺棘手，沐天瀾剛要張嘴，繙繭蕭已搶着先

：「姊姊！照你這麼一說，我們三人格外不能分開了，姊姊既然覺到有厲害對頭，姊姊強煞是一個人，好漢打不過人多，我們三人，休戚相關，我和他更得幫着姊姊搜尋劫掠玉獅谷的匪徒，再說，我祕藏玉獅谷一箱寶藏，得之非易，除出姊姊要利用它開闢桃源，供我們三人借隱之用，豈能甘心讓人得去，現在甚麼話不用說了，我們先仔細商量，怎樣搜查劫寶的對頭好了，」沐天瀾也說：「蘭姊的話，一點不錯，龍家的事，有了岑猛腦袋，可以早早了結，我們帶來的五十名家將，姊姊如認爲用得着的話，我們便帶着家將們奔玉獅谷，谷內竹樓雕毀，我們帶着行帳，也可棲宿，一步步做去，總可搜查出劫寶賊來，姊姊如果忍心，還想離開我們，不願我們跟去，我們也得這樣做去，皇天在上，從此刻起，我們三人再也不能分開了。」

羅利夫人一聽兩人志堅意決，語出至誠，半晌沒開聲，沐天瀾的拔出寶劍，趕過去把劍一揮，把釘在樹上的岑猛頭顱割下，拿起頭顱，大聲說道：「姊姊！不必三心兩意了，我們同回行帳去，召集金駝寨龍家苗族，了結這段怨仇，明天我們仰到玉獅谷，再仔細查勘一下，辦理我們自己的惡好了，」羅利夫人向兩人面上看了又看，歎口氣說：「玉獅子！你也是我的一顆剋星，我鐵一般的心，只要見了你，我便不由自主的硬不起來了！也罷！你們把龍家的事趕快了結，家將們用不着，你留封家

信，教家將們帶回去，免得你們哥嫂埋怨，我同你們同行帳去，我也不必在金駝寨人們面前漏嘴，九尾天狐冒名頂替的事，一時也分辨不清，沒得又加上他們一層疑惑，好！就是這樣，我同你們回金駝寨，儘一夜功夫，了結龍家的事，明天一早可以打發家將們回昆明去。」

第三章 風魔嶺

玉獅谷在石屏阿迷之間，往南走，越蒙自風魔嶺，渡富良江，便到了安南境界，非中國土地了，在明季時代，安南也算是中國藩屬，尙未變成法屬越南，從越南通昆明那條鐵路還沒有發現，這條道上，僻處邊陲，重山疊嶺，深菁陡壑，行旅極少，瘴癘特多，漢人視爲畏途，最峻險難行之處，尤其是透迤幾百里的風魔嶺，羣山繚繞，羊腸曲折，絕少人煙，猛獸毒蛇，出沒其間，自不必說，還有一種可怕的野苗子，族名哈瓦，形態凶惡，全身黑如煤炭，堅如鋼鐵，土人稱爲黑裸裸，沒有房屋，終年棲息於山洞土穴，有時和猿猴一般，飛躍於大樹之上，倦時抱枝而睡，完全是原始生活，這種黑裸裸却善於煉鋼製刀，削竹造弩，他們終年赤裸，只腰下圍一條短短的獸皮裙，每人身上都帶着一柄彎形牛角刀，一張回堂弩，一袋淬毒回堂箭，牛角刀鋒利無比，是黑裸裸的第二生命，回堂箭更是厲害

，這種箭，鏃銳杆短，並無箭羽，從弩中發出，可以貫革飲石，最毒的是箭鏃上塗的一種毒物，據說是鳥矢煉就的，不論甚麼猛獸，只要中了回堂箭，便是不中要害，也立時迷失本性，用不着伸手細縛，中箭的猛獸，迷迷糊糊的會跟着發箭人走回去，任憑宰割，所以稱為回堂箭，在黑裡埋出沒的區域近處，還常常發現他們一種奇怪而慘無人道的風俗，名曰「祭刀」，每個黑裡埋每年必須「祭刀」一次，以下一年的古因，祭刀沒有定日，隨時隨地，碰到了可以祭刀的生物，便用身佩刀終獵取，祭刀的生物，不是飛禽野獸，必須是人類，只要不是他們黑裡埋一族，不論苗人漢人，一倒下手，能夠得到漢人，尤可榮耀本族，舉行火把跳月，以資慶賀，他們祭刀時獵取生人，也有習慣的規律，絕不三五成羣的獵取，必須獨力獵得，方能雄視本族，下手獵取時，先在樹上面眺望，聽見遠遠有人從道上走來，立時摘下許多樹葉，預先在必須經過的道上，把樹葉撒下，在道上兩頭，佈成兩條界限，中間留出二三丈寬的空擋，悄悄地躲入道旁深林內，張弩以待，待來人走入樹葉佈成的界限內，便發弩射死，如來人機警，或步履矯捷，一發不中，人已走出界限，便不敢再發，發之不祥，須等待第二人到來，再相機下手，如來人被他一箭射死，立時拔出牛角刀，把首級割下，並將屍身斫為數段，用泥土塗糊，運回巢穴，召集族類，用火燒熟，分割而食，首級則供於洞穴前，喃喃禱祝，禮拜不已，

待日久首級腐爛，只剩骷髏，永遠懸於洞穴之外，穴外骷髏越多，越被同類尊崇，這種慘無人道之奇俗，便是哈瓦野苗祭刀的大典。

上面所述哈瓦黑禿禿一類苗族，却與玉獅谷猿虎失蹤，寶箱被劫有關，因為沐天瀾繙繙常夜粗了結金駝寨一措事以後，打發一隊家將，先回昆明，自己暗暗和羅利夫人到了玉獅谷，竹樓雖經燒燬，從前原有沿溪蓋造的一排小屋子，大半也被火燒得不成模樣，倒還有幾間完整的，勉強可容三人住用，比較露天搭蓋行帳，似乎強一點，沐天瀾想起初到玉獅谷窺浴定情那一晚，風光旖旎，如入天台，和現在殘廢的玉獅谷一比較，真有不勝今昔之感，可是玉人無恙，左右逢源，薄嘖淺笑，在在醉人，景物雖殊，情懷益暢，頓覺三位一體之樂趣，雖穴居野處，又有何況，這位雍公子大得其樂，把家中錦衣玉食之榮，真有點淡忘了，但是羅利夫人志在復仇，繙繙蘭心痛失寶，她們兩位，每天却分頭搜查玉獅谷內外要道，想偵查出賊人一點痕跡出來。

有一天清早，繙繙蘭從屋內起身，走出門外，到廊屋窗外，向屋內一瞧，沐天瀾羅利夫人在一張蒙豹皮的木榻上，兀自酣睡未醒，繙繙蘭偷瞧兩人睡相，不禁嘖嘖一笑，這一笑，却驚醒了屋內的羅利夫人，向窗外笑道：「你笑甚麼？我正犯着愁呢，我們在這破谷內逗留了好幾天，兀自搜索不出一

點痕跡出來，這樣不是辦法，」繙西蘭笑着推門而進，指着榻上沉沉酣睡的沐天瀾，悄悄的說：「你瞧他睡得多香，這位痴公子百事不在他心上，只與姊姊不離開他，他在這幾間破屋子住一輩子也樂意，姊姊還怪他捨不得自己家裏的畫棟雕樑呢！」繙利夫人欠伸而起，一面整理衣襟，一面笑罵道：「小嘴說得多甜，假使你悄悄的回了昆明，他肯陪着我在这破谷裏才怪哩！不用說他，這般景象的破谷，我也住不下去，無論如何，我們得另想辦法，谷內既然查不出縋索來，枯守無益，從今天起，我們得到這一點地方去摸索……」

繙利夫人剛說着，忽聽得窗外空地大樹上，發出一種異鳥的啼音，細聽去，宛然喊着：「繙利夫人！繙利夫人！」繙利夫人一聽這陣鳥音，一躍下榻，驚喜道：「噫！這定是我那隻白鸚鵡回來了，」說着話，人已飄然出屋，繙西蘭跟蹤出屋，只見大樹上嘖嘖飛起一隻白羽紅冠的異種鸚鵡，翩然飛墜，直向繙利夫人頭上飛來，雪翅一斂，便停在繙利夫人肩上，不住的啼着：「繙利夫人！繙利夫人……」繙利夫人點頭歎息道：「還是你有翅膀的，躲了一場災難，可惜你只能啼着。」繙利夫人一四個字音，如果你能說話，便可從你嘴上，探出賊黨們蹤跡來了，」一語未畢，肩上的白鸚鵡忽然四翅齊張，盤旋空中，嘴上却啼着「哈瓦！哈瓦！」繙利夫人只覺可愛的鸚鵡，竟能戀戀回谷，却聽不出

鳥嘴上急啼着：「哈瓦！哈瓦！」是甚麼意思？身旁的羅幽蘭一時也沒細辨，指着空中盤旋的鸚鵡說：「姊姊從前對我們講過，鴉馬塞岑猛，想在姊姊面前獻醜，用他飛刀刺死一隻白鸚鵡，大約便是牠了，」羅利夫人剛說了一句：「正是牠！」忽見盤旋空中的白鸚鵡，在她頭上飛鳴了一陣，忽然雙翅一扇，嘎喇喇又飛上樹巔，在樹巔一枝粗幹上，用嘴亂啄，羅利夫人眼光銳利，看出白鸚鵡舉動有異，一頓足，躍向樹下，兩臂一抖，一鶴沖霄，平地騰起兩丈高下，人已翻上樹腰一支橫幹上，微一點足，倏又飛上一層，人似燕子一般，移枝渡幹，轉瞬之間，已到了樹巔白鸚鵡近處，忽聽她在樹巔上嬌喊着：「寶貝的靈鳥兒，這可真虧你了！」喊聲未絕，人已從樹枝上騰身而起，像飢鷹攫兔一般，飛瀉而下，一沾地皮，倏又躍起，人已到了羅幽蘭跟前，喜喊道：「劫寶賊的錢索在這兒了！」喊罷，左手一揚，手上多了短短的一支竹箭，不到二尺長，奇形的三角形箭鏃，却有三四寸長，頗爲鋒利，鏃鋒發出藍瑩瑩的光茫，羅利夫人說：「我從沒瞧見過這種沒羽的短箭，這種竹箭，出在甚麼地方？蘭妹熟悉苗情，也許知道出處？」羅幽蘭接過竹箭細瞧，驚喊道：「姊姊！這是哈瓦黑裸裸的回堂弩，箭上奇毒，中身昏迷，難道燒樓劫寶，是黑裸裸做的手腳麼？但是哈瓦族生苗，愚昧無知，不識珍寶，刀弩雖凶，姊姊留守谷中的人猿，足能制伏他們，何致被哈瓦生苗侵入谷內，逞盡殺絕呢？這

裏面恐怕還有別情，尤其是這種未開化的野苗，絕不會識得珍寶可愛，動手刮走，不管這樣，既然發現了哈瓦族的回堂箭，總是一條綫索。」

羅爾蘭說出哈瓦回堂箭時，白鸚鵡又飛下樹來，停在羅利夫人肩上，急啼着：「哈瓦！哈瓦！」羅利夫人說：「蘭妹你聽，我的白鸚鵡，不是啼着：『哈瓦！哈瓦！』麼？剛才牠也這樣啼着，我沒聽過生苗內，有哈瓦一族，經你一說，才知白鸚鵡啼着『哈瓦！哈瓦！』是有說處的，你瞧我這隻白鸚鵡多靈？定是牠在樹上，瞧見哈瓦族野苗闖進玉獅谷來的，你說這種野苗子不識珍寶，倘非人猿之敵，也許尚有別情，但是哈瓦野苗闖進谷來，想用箭射死白鸚鵡，定是千真萬真的，蘭妹知道這種野苗的巢穴在甚麼地方呢？」羅爾蘭說：「從這兒往南走，過蒙古，上風靡嶺，在外國安南邊境交界近處，深山密菁之內，聽說有這種哈瓦黑裸裸一族的野苗子，但是小妹也是傳聞，並沒親自到過，現在我們好容易得到一點綫索，不管真假，總得往這條道上探它一下，總比枯守在這谷內好得多。」

兩人商量當口，屋內沐天蘭也聞聲睡醒，結束出屋，三人再仔細一計議，決計當日一同出發，仍舊用老法子，利用碩果僅存的四個人猿的飛毛腿，裝就三具竹兜，兩頭人猿抬着長竿雙兜，由羅利夫人羅爾蘭前往分坐，兩頭人猿抬着短竿單兜，由沐天蘭單人單坐，隨身兵器以外，帶足了乾糧，和避

毒治風的藥品，羅刹夫人還捨不得那隻白鸚鵡，讓鳥兒停在籠竿上，一同啓程，向蒙古風塵嶺這條路上出發。

一路走去，儘是瘴烟蠻雨之區，難免受瘴風霜之苦，但是這三位和平常行旅不同，非但本身武功絕學，足下有疾逾飛馬的代步，而且三位一體，心心相印，一路探幽窮勝，輕澆密愛，黑岩淪泮林巖洞，當作香園錦閣，其樂甚於畫眉，並不覺得跋涉奔波之苦，遭條道上，本來行旅稀少，輪轢難行，這三位仗着四兩人猿的腳力，走的更是非常人通行之道，四頭人猿，不解風情，只顧耍弄它的特賦的腳力，肩上海着的三位，却顧盼生情，笑語不絕，有時兩位紅粉怪傑，涉及兒女燕妮之私，當然以沐天淵爲中心，在這奇山怪壑之間，無所顧忌，吹疵索疵，抵瑕蹈隙，互相鬥笑爲樂，只樂得這位痴公子左顧右盼，無異登仙。

風塵嶺廣袤數百里，三人探索險隘，深入祕奧之境，到處留神，尙未發現哈瓦族野苗的蹤跡，幸喜這種深山荒谷，野獸極多，自生自長的山果，俯目皆是，野獸野菓，俯拾卽是，倒無積腹之虞，有一次，天色已晚，三人在一座峭拔的峯巒，尋着一處背風的巖洞，便在洞內棲身，用隨身帶來的糞捲，裹鞦韆皮舖地，預備在洞內，安度一宵，四頭人猿，把竹兜放在洞口，當洞而睡，守衛洞口，這時山

雨初霽，新月高懸，洞外溪流淙淙，松風颯颯，景致幽寂，一陣山風捲過，忽聽得峯背一陣虎嘯，搖撼山谷，音大聲宏，聲至威猛，細聽去，好像羆虎出洞，在峯背迎風嘯月，四頭人猿，一聽虎嘯，鬚嘴大張，呲牙豁露，而且竄竄怪笑，認爲美食自送上門，便張牙舞爪的想出洞尋找，洞內羅利夫人，在玉籟谷發過一羆猛虎，略識虎性，聽得虎聲有異，好像碰着剋星，奔騰咆哮，怒極發威的聲音，便向沐天瀾羅蘭蘭說道：「安息還早一點，洞內氣悶不過，何妨趁着這樣好月色，我們瞧瞧虎門去，」羅蘭蘭笑道：「一路走來，碰見了不少虎豹一類的猛獸，一隻隻都進了人猿的腹內，虎豹碰見人猿，原是遇上剋星，看慣了平淡無奇，還有甚麼可看的呢？」羅利夫人說：「不然，今晚的虎音，我聽出有異，我會吩咐人猿，暫不出手獵虎，讓我們瞧一瞧虎和甚麼東西鬥上了，」羅利夫人這麼一說，引起沐天瀾羅蘭蘭興趣，三人一躍而起，攜手出洞，羅利夫人又吩咐四頭人猿跟在身後，沒有自己發令，不准出手捉虎。

三人四獸出了巖洞，向右側繞到峯背，還未走近地頭，便聽出羆虎伏地大吼，聲急而厲，三人一看峯背盡是參天古木，大可合抱，一時還看不出羆虎所在，羅利夫人向樹上一指，說：「我們舒散舒散筋骨，從樹上過去好了，憑高望下，正合了坐山看虎鬪那句話了，」她話一說完，兩臂一抖，身形

快起，先自上樹，沐天瀾羅幽蘭跟蹤而上，四頭人猿不懂得甚麼輕巧，甚麼身法，只憑天賦的本能，四肢齊施，早已一縱幾丈，飛躍於層林樹梢之上，穿林渡幹，比鳥還疾，除出羅利夫人可以同牠們一般的矯捷，沐天瀾羅幽蘭輕功已臻爐火純青，和人猿一比，便覺難以並駕齊驅了。

這樣三人四獸，在樹上凌空飛渡，走了一段路，已經穿出這片密層層的森林，眼界一放，露出月光籠罩的一塊草地來，草地上銀蛇樣的淺溪，曲曲而流，如鳴琤從，溪流盡處，幾條飛瀑，從幾十丈高峻峭壁上，活似白龍倒捲一般，隨風飛舞而下，這片草地，被當空飛瀑的水霧，滋潤亮晶晶的又肥又嫩，如在白天，還可瞧出碧茸茸的嬌綠可愛，可是草地上却有三四隻牯牛般斑斑猛虎，隻隻尼尻高聳，伏地發威，虎喉內，音如悶雷，咻咻不絕，虎目凶光直注，都向着隔溪，原來幾十畝開闢的一片大草地，被一道曲曲折折的淺溪，劃分了左右兩面，那一面淺岸上，小山似的矗立着一隻碩大無朋，烏黑油光的怪獸，其形似牛，鼻子上，却長着亮晶晶的一隻長而尖銳的獨角，羅利夫人在樹上一見這怪獸，便向身旁沐天瀾羅幽蘭兩人悄悄的說：「對岸那隻大怪獸，是不易見到的通天犀，牠那隻獨角，是全身精力所萃之處，只憑牠那隻獨角，便可制服這隻猛虎，那隻獨角，且是價值連城的寶物，是遊毒消瘴的無上妙品，」沐天瀾羅幽蘭甚麼奇獸都見過，却沒見過通天犀，定睛瞧時，只見對岸溪

邊那隻通天犀，一對遠射藍光的怪目，好像沒把這邊羣虎放在心上，把頭一低，似乎向溪水內顧影自憐，一忽兒又把頭昂得高高的，向牠近身一株高可十丈遠，三四人抱不過來的大樹上面，注視不已，三人跟着牠的兩道藍瑩瑩的眼光，向那株古木上面瞻時，頓時吃了一驚，起初三人六道眼光，都注意了兩岸的羣虎和通天犀，這時向樹上一瞧，趕情那株古怪的大樹上，很高的一株橫出的粗幹上，竟掛着鼓鼓囊囊的一隻大皮袋，離地差不多有七八丈高下，這樣蠻鄉僻境，羣獸出沒之區，竟有人上樹去掛上了這樣大的一個皮袋，看皮袋裏面，還不知裝着甚麼沉着的東西，惹得那隻通天犀，昂頭注視，能够爬上這樣高大的樹，去挂這隻沉重的皮袋，這人本領，也非尋常；最奇的荒山靜夜，人影俱無，皮袋却高高的掛在樹上，這又是甚麼意思呢？這隻高掛的皮袋一發現，頭一個羅利夫人興致勃勃，認爲高掛的皮袋內，定有奇事，沐天灑繚繚也瞧得眼直，却瞧不透怎麼一回事？再低頭看草地上，一羣猛虎時，大約懼怕對岸的通天犀，空自發了一陣虎威，對岸通天犀視若無睹，毫不理會，只一心注定在樹上高掛的皮袋上了，羣虎發威，原是碰上剋星，發威自衛的本能，通天犀並沒越溪進嶺，羣虎似乎有點發怵，竟趁勢坐腰後退，退到林口，並沒逃走，伏在林下暗處，也抬起了虎頭，跟着那面通天犀注目的方向，幾對燈盞似的虎目，也集中在那面大樹上的皮袋了，那隻雖然可畏的通天犀，向樹上

皮袋瞧了半天，領下一鼓一鼓的，也發出了搗鼓似的一陣陣的怒哮，嘴上長牙森露，不斷的噴出白沫來，大約獸類特有的嗅覺，已嗅出高掛樹上皮袋內的東西，是牠們認爲不易多得的美味，所以白沫亂噴，垂涎欲滴了。

隱身樹上的三位，越看越奇，四頭人猿，雖同一隱身樹上，却時時蹣跚欲試，預備撲下樹去，先捉羆虎，出門通天犀，經不得羅利夫人平素訓練有方，只消暗地一打手式，再用眼神鎮懾，四頭人猿便乖乖的不敢亂動，在這當口，怪事又發現了，兩岸羆虎和通天犀，忽然停止咆哮，却值山風忽止，林木亦靜，只剩潺潺的飛瀑，和淙淙的溪流，隱身林上的三人，在這風止人靜當口，忽地聽出高掛樹上的皮袋內，隱隱的發出酣睡呼吸之聲，若斷若續的傳入耳內，萬想不到高掛的皮袋內，竟有人在袋中高臥，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，連見多識廣的羅利夫人，也覺得事情太怪，有點莫名其妙了。

樹上三人詫異之際，那面身軀龐大的通天犀，突然一轉身，尾巴直豎，朝着那株上掛皮袋的大樹，咩咩怒吼，全身鋼針似的烏光油黑硬毛，支支直立，全身好像突然漲大了許多，猛地把頭一低，四蹄騰踏，搗鼓般向大樹衝去，只聽得訇騰一聲巨震，這樣粗大的古木，竟被通天犀的頭鋒，撞得石頭倒亂舞，落葉而下，挂在上面粗幹上那隻皮袋，也東搖西擺，簌簌出來，那隻巨獸通天犀的獨角，

竟一下子盡根扎入樹內，這一撞，怕不下有數千斤力量，如果換一株普通松樹，定然一下折斷。看情形大約通天犀垂涎樹上皮袋內的東西，樹長袋高，自己身軀笨重，無法上樹，想把大樹衝倒，皮袋掉下，便是牠口中之物了，無奈這種千年梓楠，根深樹大，堅逾鑽石，想用猛力撞倒它，却是不易，通天犀一下子沒有撞倒大樹，沉雷般一聲怪吼，拔出獨角來，身形倒退了幾丈路，突又展開四蹄，猛衝過去，這樣接連衝了幾下，只見樹身厚厚的樹皮，撞得四分五裂，和上面斷枝枯幹紛紛掉下，依然衝不倒這株大樹，高掛的皮袋，也依然在上面盪鞦韆般盪着，通天犀盡力撞了幾下，沒有撞動，也累得張着大嘴，掛着白沫，喘氣不已。

這時羅剎夫人忽然想起一事，立時撮口長嘯，四頭人猿一聽到她的嘯聲，如奉軍令，也各自一聲怪嘯，從林梢飛躍而下，一頓是，便到了對岸通天犀所在，四頭人猿，長臂齊施，一齊撲向通天犀身上，兩頭人猿，業已騎上犀身，一頭人猿搬住頭上獨角，另一頭人猿，攔住犀尾。想合力制住通天犀，可是通天犀皮堅力大，一個旋身，前腿一掀，後腿一飛，四頭人猿便有點吃不住勁，却也沒被破壞開，四頭人猿，圍着通天犀在草地上團團亂轉，鬧得天搖地動。

羅剎夫人在樹上看得清切，向羅蘭說：「這隻怪獸毛硬革厚，非有利器，難以制伏，你分一口

劍與我，咱們三人下去，助牠們一臂之力，那隻獨角，是個寶貝，我想我們大有用處。」羅蘭慌忙把背上雙劍拔下，分了一柄給龍劍，遞給羅利夫人說：「這柄劍是我先母的師父張松溪祖師傳下來的，且我這柄飛龍，和他身上那柄辟邪劍都強。」羅利夫人接過猶龍劍，身形一動，已經如鳥辭枝，翩然而下，羅蘭把飛龍劍在肘後一隱，也跟蹤而下，沐天瀾不甘落後，隨同下樹，拔出自己辟邪劍，向身後林內一瞧，剛才躲入林內一羣猛虎，此刻業已無影無蹤，大約四頭人猿，飛身躍溪，和通天犀驚天動地的一鬪，把這羣猛虎嚇跑了。

三人三口劍，正想越溪而過，制通天犀的致命，猛聽得半空裏哈哈一聲大笑，三人一齊抬頭，只見高掛橫幹上的皮口袋，忽地探出一個頭來，因為樹帽子枝葉甚密，月光遮蔽，只隱約看出探出一顆頭來，五官面目，却分辨不清，只聽得皮口袋上一顆人頭，哈哈一笑，頭顱幌動，哈哈笑說道：「噢！原來你們也到這兒來了，天瀾！你們莫動，取通天犀的角兒，不能動刀劍，快把那四頭人猿喊回去，嚇我的！」沐天瀾一聽這人口音，立時分辨出是誰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大喊道：「師傅！師傅！您老人家怎會到此，可想煞徒弟了！」上面那顆腦袋一聲怪笑，向下面點點頭，笑道：「你這孩子！連你自己的家都可有可無了，你還會想着我這背時的師傅？少說好聽話，師傅不吃這個，」語音一絕，只

見皮口袋一陣幌動，那顆腦袋往上一長，赫然鑽出一個人來，雙手往上一擡，人已離袋，翻上了那支橫幹，那具皮口袋，人一離袋，立時癱了下去，那人騎在橫幹上，解下皮袋，向背上一背，繫好搭扣，倏地一個筋斗，從七八丈高空翻了下來，離地不到一丈高下時，一個「細胸巧翻雲」，輕巧巧地站在草地上，赤手空拳，向這岸三人一揮手，便向通天犀奔去，這時羅利夫人已由沐天瀾知會，下來的人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他恩師，袁牢山滇南大俠葛乾霖，羅幽蘭在祕鹿崖彙俠大破九子鬼母飛蝗陣時見過一面，羅利夫人也久聞其名，想不到會在風塵嶺突然出現，而且聽他口吻，自有制伏通天犀的法子，便依言撮口發嘯，把四頭人猴喚了回來，且看滇南大俠怎樣下手。

滇南大俠葛乾霖依然和從前一般，垂腦門，孩兒臉，穿着一件大袖飄飄長僅及膝的葛布袍，高腰襪，稍繫酒鞋，揹着一具皮袋，從大樹下來，先不向沐天瀾等打招呼，大袖一拂，毫不猶豫的向通天犀身側跑去，雙袖亂舞，朝通天犀眼前一陣亂拂，轉身便走，那頭通天犀正被四頭人猴纏得因性勃發，低頭怒吼，怎禁得滇南大俠故意撩撥牠，馬上一聲大吼，向滇南大俠身後直衝過去，葛大俠雙足一點，已到那株大樹下，通天犀便向樹下面衝，把頭一低，亮晶晶，白森森的獨角，眼看已逼近葛大俠身前，這邊沐天瀾三人也替葛大俠捏一把汗，沐天瀾剛喊出：「師傅仔細！」只見葛大俠身形一縮

，人已閃到樹後，通天犀那支獨角，簡了個空，又深深的穿入樹內，通天犀力量大無窮，因猛無比，把頭一昂，那支獨角已裂斷而出，角一拔出，便繞着樹身，去追葛大俠，葛大俠身法如風，只感，雙大袖，迴着通天犀，避開了半刻，箭地往左一退，轉身向瀑布左邊一座岩壁跑去，身後通天犀四蹄咆哮了性，挾着風雨無匹之勢，一對獸眼，釘着葛大俠後影直追，越追越近，葛大俠一蹶，蹶出好幾丈，已到了石壁腳下，一轉身，在岩壁立定，脚剛立定，通天犀蓄足了全身猛勁，像一匹山獸的衝到，只聽得轟隆一聲巨響，岩石紛紛爆裂，碎石紛嘩，如噴咽霧，一時看不清是何景象，只見葛大俠身影時，只見他憑空拔起四五丈，輕飄飄的站在從岩壁縫裏長出來的一株短松樹上，低着頭向下岩腳下細看，沐天瀾趕到去入羅蘭蘭見了過去仔細一瞧，才知碩大無朋的通天犀，竟撞得腦蓋崩裂，腦漿塗地，不由似的倒在岩腳下，身上壓滿了崩裂的大小岩石，葛大俠從岩壁上，縱身而下，即縱向倒劈通天犀的屍身，把他身上壓着的大小岩石抖開，一俯身，拾起一支亮晶晶的犀角，業已齊根折斷，葛大俠跳下亂岩石堆，沐天瀾向前拜見，復替羅蘭夫人繡蘭二人引見，葛大俠連說：「好！好……！你們的事，我碰到了桑學翁，已略知一二，這位羅姑娘是桑學翁的令媛，我在祕鹿崖見過一面，這位是當年石師太的高足，我從黃牛峽無住禪師口中，也知道了一點情形，姑娘出身奇特，師傅也和我

們不同。端端令我欽佩。我徒弟仗着姑原智慧本領，在滇南滇西，唾手成事，實在是他的造化。——羅刹夫人聽得葛大俠滿嘴贊揚她，口上也謙遜了幾句，跟着沐天濶稱呼，也喊為葛師傅，問他：「爲何來到風魔嶺？看情形，藏身皮袋，高懸樹幹，大約和這頭通天犀有關。」葛大俠點點頭道：「正是！不過我並不存心要這通天犀角，我是受人指教而來，要用這難得的犀角，去救一大羣人的，剛才我阻止你們用寶劍刺死這頭天犀，一半是因爲這隻犀牛，非普通之獸，非但犀革堅厚，不易致命，而且力大無窮，一不小心，便要出錯，一半是想取下這隻犀角，最好引誘牠一味猛撞，自己撞下角來，使牠全身精力，都聚會在角上，一下子折斷下來，這隻通天犀角更爲名貴，更爲有用。」沐天濶道：「師傅！你說要用這隻通天犀角，去救一大羣人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葛大俠笑道：「你且慢問，我得先問問你們，你們目前的事，我大概明白，這次金院寨遭殃，你們救應的事，我也從傳聞中，略知一二，可是你們去辦金院寨的事，怎會來到靠近安南邊境的風魔嶺，其中大約有事吧？」沐天濶便把玉藕谷竹樓被燬，寶物被劫，猿虎和苗婢一齊失蹤，從白鸚鵡啼出哈瓦，尋出回堂灣。才一路搜查到此的話，述說了出來。葛大俠一聽情由，仰天哈哈大笑道：「真巧！真巧！萬想不到你們和我走上一條路了，你們以爲玉藕谷劫寶，是哈瓦一族黑猩猩幹的事？黑猩猩蠢如豕鹿，那會幹出這樣事來，你們說的

一羣人猿，比當年九子鬼母祕魔崖的一羣拂拂，還厲害得多，黑獮獮幾支回堂弩，那能制伏你們一羣人猿，你們只爲尋出一支回堂弩，是黑獮獮進谷的鐵證，那知道到玉獅谷劫取寶物，另有其人，雖然有黑獮獮參與其間，無非被人家騙筆，當作牛馬一般使用，盜寶燬樹的主使人，也可說是當年九子鬼母一派的餘孽，你們知道的飛天狐吾必魁，也在其中，玉獅谷的寶藏，也許早落在飛天狐吾必魁的眼內，他們仗着一種制人猿的東西，又探得羅刹夫人遠離玉獅谷，不在家中，才敢下手，處心積慮，定非一日，你們不要忙，我也要找尋那幾個怪物去，有你們一路做幫手，又得着這支通天犀角，也許能够把你們失去的寶物和人猿們尋回來，但是事情很難說，定法不是法，到了地頭，還得看事做事，你們還不知道，盜寶賊的巢穴，已離此不遠，我會領你們去的，今晚來不及，我們也得商議一，你們在何處存身呢？當然不會像我用皮袋掛在樹上的！」沐天灑說：「我們在峯腰那面巖洞內，」葛大俠說：「好！領我到你們巖洞去，我有話說。」

第四章 世外桃源

滇南大俠葛乾蕪跟着沐天灑羅蘭羅刹夫人，轉過峯背，進了三人寄身的巖洞內，大家席地而坐

，沐天濶取出乾糧，和一路獵取，經過烤炙的新鮮獸肉，請自己師傅解飢，大家一面吃，一面談話。

葛乾菴說：「我在大被祕處崖，消滅九子鬼母以後，便和我師兄獨杖僧，好友鐵笛生離開雲南，浪跡荆襄之間，又由豫楚渡河而北，看一看燕趙的山川人物，直到最近遊倦歸來，回到我老家袁牢山中，回山以後，碰着了桑莘翁和無住禪師，才得知你們三人結合的經過，少年出英雄，後浪推前浪，我這滇南大俠從此也只合深隱山中，看你們在滇南滇西大獻身手的了，不料我回山以後，袁牢山一帶的商民和獵戶，得知我回家，紛紛趕到我家中哭訴，說是：『有一批年壯獵戶，每年照例要結幫成隊，到風塵嶺一帶，搏獵虎豹一類的貴重野獸，剝下來的皮張，以及可以合藥的材料，每年大批收獲，得利甚巨，這般人都是手脚明白，祖傳打獵的本領，年年如此，很少失事，不料今年大幫獵戶，深入風塵嶺以後，宛如石沉大海，消息全無，這幫獵戶，共有三十幾名，竟一個都沒回家，日子一久，便成奇聞，第二次又出發了一批獵戶，去搜尋前批獵戶的蹤跡，其中還有幾個越境到安南做外國生意的客商，也一同出發，那知道過了一時，第二批獵戶和幾個客商，也一去不返，風塵嶺雖然地面廣闊，萬山重疊，前後兩批獵戶，也不致通通迷失路徑，久困深山，便是被怪蛇毒獸吞噬，入山途中，總也有遺落的屍骨或物件，可以查出一點痕跡來，幾批獵戶頭領，也非弱者，深知趨吉避凶的門道，何致

兩批入山獵戶，一個都逃不出來，風塵嶺好像變成了無底的窟窿，人一進去，便無蹤影，這是出於情理之外的，其中當然有特殊的變故了，「他們這樣一說，要求我出馬搜查兩批獵戶的去向和生死，他們這裏一哀求，我也動了好奇之心，誼關桑梓，往常又硬扣上一個俠名，不容我不出馬了，但是事情很奇怪，風塵嶺地近邊界，我也沒有到過，猜度不出兩批獵戶全數失蹤的原由，除出實地勘查，並無別法，於是我異想天開，製成了這具包皮袋，當作我隨地過夜的行床，可以上不在天，下不在地的高掛起來，避免深山野獸的襲擊，從哀牢到這兒蒙自境界，路可不近，石屏是必經之路，我經過石屏時，飛馬寨岑猛暗襲金駝寨的事還沒發生，我一路探聽風塵嶺內情形，才知和哀牢山獵戶全數失蹤的事，別處也發生了這種事，不管單身或結隊走路，只要走進風塵嶺境界，不深入還沒礙事，只要深入嶺內腹地二三十里，便算落入魔窟，沒法回來了，這種事一發生，人們把風塵嶺，當作神祕的鬼怪之前，提起來便發抖，誰也不敢走近風塵嶺了，我把這些消息，存在心裏，本想先到三鄉寨，看望我大徒弟何天衢夫婦去，和他們商量商量風塵嶺遺擱怪事，後來我一想，三鄉寨離風塵嶺路途甚遠，他們未必深知其詳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不必三心兩意，我老頭子單槍匹馬的探它一下再說，這樣，我便向風塵嶺這條路上奔來了。」

三人聽得很奇怪，不知風塵嶺內，究竟藏着甚麼人物？羅蘭頭一個忍不住，不等葛大俠說下去，搶先問道：「剛才老前輩說出，風塵嶺內，也許是九子鬼母的餘孽，其中還有通天狐音必剋，晚輩暗想黑牡丹普明勝岑藍之輩，都先後死掉，九子鬼母餘黨，已無遺餘人物，而且事情很怪，似乎主持風塵嶺的人物，木領不小，這又是誰呢？」

葛乾孫笑道：「天下之大，善惡難正，百流雜出，甚麼奇怪的人，和甚麼奇怪的事都有，你們知道從前九子鬼母的餘孽，是十二欄杆山的碧落真人，這人原是個怪物，他的門徒不止九子鬼母一個，據我暗探所得，風塵嶺內主持的首領，大約也是碧落真人一派的黨羽，此人年近古稀，儒衣儒冠，道貌儼然，是否身有武功，不得而知，他根據風塵嶺內，並沒甚麼野心，和從前九子鬼母一般，想爭城奪地的行爲，絕對不同，無非想利用風塵嶺得虛名，造成一處化外扶餘，桃紅露土罷了！」羅刹夫人一聽此人肆踞風塵嶺是這般主意，竟和自己的志願相同，不禁笑道：「照老前輩這樣說來，此人還是個有心人，不能以匪徒賊黨看待了。」葛乾孫大笑道：「善惡原生於一念之微，這人主意不錯，手段却非常毒辣，他租一手造成的桃源樂土，經他別出心裁的一施爲，却變成愁雲慘霧的魔窟了，現在我不必詳細說明，而且我也只從暗地窺察而得，雖然一度深入其境，無非潛身暗探，還沒十分明白底

蘊，明天我領你們探一探他的桃源樂土，便可明白，不過最要注意的，一入其境，他們的飲食，切莫隨便入口，待我用通天犀角試過有毒無毒，才能食用，」沐天瀾詫異道：「師傅！怎知他們的東西有毒，難道專用毒物，對待入境的外來人麼？」葛乾蓀說：「不是這個意思，我也是從暗地觀察出來，他們的東西不能隨意入口，一時也說不出所以然來，你們身入其境，定然也會覺察到的，」羅利夫人說道：「照老前輩意思，明天我們便在大白天坦然入境，他們驟然看到我們幾個人，不致戒備森嚴，訴諸鬥爭嗎？」葛乾蓀大笑道：「風塵嶺和從前九子鬼每祕廬崖絕然不同，依我猜度，非但毫無戒備，定然衣冠禮讓，遠接高迎，可怕的便在這地方，笑臉迎人比惡聲相向厲害得多，」三人聽得，都有一點惘然，羅利夫人說：「如果我玉獅谷的寶物，確是在他們手裏，飛天狐舌必剋又是認得我們的，一見我們，當然彼此心照，讓他們狡計多端，最後圖窮匕現，恐怕難免一場鬪爭的，」葛乾蓀笑道：「能够這樣，倒好辦得多，我們到了地頭，看事做事，見機而作好了。」

第二天清早，嶺南大俠葛乾蓀作了嚮導，領着沐天瀾羅利夫人羅蘭蘭出了巖洞，吩咐四頭人猴砍下一大捆紫藤和細竹，在沐天瀾竹兜子上，又添築了一個籐兜，仍然叫人頭人猴抬着，跟着葛乾蓀指點的山徑，穿入萬山叢中，四頭人猴健步如飛，沒一頓飯時光，已翻越過許多重山嶺，葛乾蓀便啣

停步，大家下了竹兜子，葛乾霖指着前面烟鎖霧屯的幾座高峯說：「你們瞧，那面峯腳下一片紅光燦爛，遍地開着紅杜鵑花的地方，便是我們要探訪的入口了，」羅利夫人慌說：「老前輩，我們進去，四頭人猿要不要叫牠們跟着呢？」葛乾霖說：「跟進去不妨事，我暗探時，把守入口處所的，也是人猿，大約從你們玉獅谷據去的，不過我們帶去的人猿，同類相見，難免叫喚親熱，但是我料着守入口處的人猿，已和我們帶去的人猿不同，大約已吃了他們一種毒藥，迷失本性，恐怕連你主人都不認識了，你得約束帶去的人猿，不要亂起鬨才好，」羅利夫人一聽這話，立時明白玉獅谷猿虎一齊失蹤之詳，定是會嘴吃了人家毒物，才着了人家道兒了，便用猿語向四頭人猿咕咕呱呱了一陣，告誡他們，沒有自己命令，不准大驚小怪的鬧禍，吩咐已畢，四人沿着一條曲折的山澗，向那面走去，剛轉出高峻不平的一座山腳，窺見一人，步履踉蹌，像醉漢般，在溪澗中流亂而渡，忽地失足撲倒，在溪澗中一陣亂滾，水花翻滾，衣服盡濕，居然被他掙扎起來，連爬帶滾的爬上了這邊的溪岸，一溜歪斜的跌入山澗下一塊荆棘叢生之地，伸着兩手滿地亂抓，抓起一叢金黃色的野草花來，連根帶土，往嘴上亂塞亂嚼，葛乾霖等四人看得奇怪，悄悄的走到他身後，這人滿不覺得，只顧一把把那野草花往嘴上送，嚼吃了幾大把，忽地身子向地上一伏，嚙的一聲，大嘴一張，嘔出綠綠的黑水來，邊嘔邊吐，直

吐到綠水變成黃水，四肢一鬆，一翻身，仰天八叉的死一般躺着不動了，這人仰天一翻，瞧見他短髯如戟，一副怪臉怪相，羅幽蘭第一個認得他，不禁驚駭道：「噢！這人便是飛天狐吾必魁，怎爲弄成這般怪相？」羅利夫人道：「一點不錯，是的，大約他也受毒了，他抓着亂嚼的黃色野草花，好像饕金膏一類的東西，大約是對症解毒的東西，」葛乾森一聲不哼，走近飛天狐身邊，俯身把地上嚼不盡的金黃花拿起來細瞧，又拿出自己懷裏的犀角，用角尖略微醮了一點吐出的黑綠水，通明晶瑩的犀角，立時起了一層層的暗暈，不禁吐舌道：「好厲害的毒物，這是甚麼毒物呢？想不到這種野草花倒能解毒，真是一物必有一物剋制，最巧的偏生在此處，但是飛天狐何以會受毒，又何以會曉得有這解毒藥呢？既然知道就地找着解毒藥，也許不是受人之害，是自己誤食毒物所致的，」話剛說完，地上仰臉如死的飛天狐已怪眼翻動，悠悠醒轉，驟然見他身前立着幾個異樣的人，從地上一谷碌跳了起來，可是脚步不穩，兩腿一軟，撲地又坐在地上了，他坐在地上，拚命把頭亂搖，大約毒性尚未褪盡，頭腦發暈，眼內生花，把頭搖了一陣，睜開眼來，瞧清了眼前站着的幾個人，怪眼大張，嚇得變貌變色，尤其瞧見了羅利夫人，嚇得他張着闊嘴，低喊着：「你……你……居然得着消息，尋到這兒來了，好好……來得好……嘿……你們都來了，好極！好極！」

羅刹夫人喝道：「飛天狐！此刻你性命懸我之手，你這狼崽子趁我不在，引狼入室，燬我竹樓，盜我寶藏，還把我猿虎苗縛一齊劫走，這事當然是你起的禍苗，現在我已到此，還有何說？」飛天狐坐在地上，抬起手來，把自己腦袋上鑿了幾下，似乎發暈了一陣，頭目漸醒，極力搜索他記憶力，忽地怪眼亂翻，從地上跳起身來，向四人抱拳亂拱了一陣，指著對山，啞聲兒喊道：「惡魔！你們用這種毒計害我，現在羅刹夫人到此，你們的報應到了！」他咬牙切齒的啞喊了幾句，忽又面現苦笑，向羅刹夫人說道：「真人面前不說假話，赤谷中寶藏被劫，確是有我在內，但是不要緊，諸位肯信我的話，非但寶藏可以失而復得，還可以救出許多受害的人，替世上掃除幾箇禍害，」大家一聽，便揣度裏面另有原因，且聽他說出甚麼來，再作計較，橫豎不怕他逃上天去，當下羅刹夫人便喝問他：「有甚麼話？只管說出來，可得實話實說，休想弄鬼。」

飛天狐吞吞吐吐說道：「自從阿迷普明勝死後，黑牡丹那淫婦和飛馬寨岑鬚子打得火熱，岑鬚子這人，又做不出甚麼大事，我一堵氣，推說聯絡各寨好漢，離開了他們，其實我存心和他們分道揚鑣，另打主意，本想到滇西找沙定籌去，走到半路，聽得榴花寨烟消火滅，蒙化已被官軍克復，便轉身回來，忽地想起從前九子鬼母曾老太太有幾位師弟，隱居風麓嶺內，行蹤詭祕，不知打的甚麼主意，從前

原是認識的，想去拜訪一下，心血來潮，便向風魔嶺這條道上走去，我心裏起這念頭時，人還在哀牢山內，因為我從滇西回滇南，是從哀牢山退回來的，有一夜在哀牢山一個避風巖洞內息腿，半夜更深當口，偶然到洞外走動，一眼瞥見幾頭人猿，簇擁着一頂竹兜子，從相近岡巒上，一陣風似的飛越而過，人猿身腿如電，瞧不清竹兜上坐的是誰，猜想能坐着人猿竹兜子的，除出你羅刹夫人，沒有第二位，人猿飛行的方向，大約是往滇西去的，等我從哀牢山到石屏向蒙自走時，有一段路，和你住的祕谷相近，那時我明知你離谷遠出，我也不敢進谷窺探，因為我知道守谷人猿的厲害，從前我是被人猿擒住過的，不料在那段路上，忽見許多背弩持刀，腰圍獸皮，全身赤裸的一羣哈黑裸裸，蟲湧而來，有幾個黑裸裸，扛着許多血淋淋的剝皮野獸，最後幾個黑裸裸，抬着一乘竹轎子，轎內坐着一個漢人裝束，方巾直褶的老儒生，到了近處，才想出轎上的人，正是我要到風魔嶺拜訪的一位怪物，這人姓孟，名小孟，這人從頭到腳，斯文一脈，誰也把他當作漢人裏面的老學究，他自己却說是漢朝南蠻孟獲的嫡裔，究竟這人是苗是漢，誰也分辨不清，不過他和九子鬼母同出十二欄杆山碧落真人門下，大約是開化較早的苗族，因為當年碧落真人不收漢人作徒弟的，我和他一碰頭，說出拜訪之意，他摹仿漢人讀書人迂腐騰騰的怪模樣，維妙維肖，而且對我是以前輩自居的，因為我是九子鬼母的子姪

輩，他當然長着一輩了，在道旁一見着我，端坐轎內，只微一點頭，把手上一柄金摺扇，搖了幾搖，忽地扇子一收，指着我說：「當年九子鬼排仗武功，任意胡爲，鬧得一敗塗地，跟着她的人，現在也鬧到風流雲散，這是我早已料到有這結果的，我可和別人不同，我一不想依恃武功，爭霸稱雄，二不想攻掠城池，妄動殺戮，只在我風塵嶺內一片淨土，建設世外桃源，願意跟我的人，不論苗漢，有耕有織，渾渾噩噩的以度天年，你只要到我親手建設的桃源禁土一睡，便可看出一片天臺太和之象，你此番遠道訪我，大約奔波風塵，一無是處，有點悔悟了，才來投奔我的，好，我是來者不拒，只要你回頭是岸，定可安享桃源之樂，」當時他道貌儼然的對我說出這番話來，我真暗暗欽佩，只要看這一羣凶野的黑禪禪，並沒仗仗武力，却被他收服得狸貓一般的伏貼，是常人辦不到的事，他說的桃源太和之象，也許不假，當時我真還相信了，便問他：「遠離風塵嶺，到此怎甚？」孟小孟並不答理我，只昂着頭思索了半晌，忽然向我問道：「吾必斃！你知道此處一座祕谷內，有人佔據着九子鬼母一生心血收集的奇珍異寶麼？」我聽得暗暗驚異，便說：「知道！是一個本領出奇的美貌女子，而且養着一羣力逾獅豹的人猿，看守祕谷，外人絕難涉足，不過聽說現在此人離谷遠出，還沒回來，」他說：「這些我都明白，我現在存心要收服那女魔頭，和收服這羣黑禪禪一般，共享桃源之樂……」吾

必軋話還未完，羅利夫人已氣得長眉直豎，鳳眼含威，一聲嬌叱道：「不必噴嚏了！你就領我去，我倒要瞧瞧這孟獲嫡裔，有甚麼本領？敢說這樣大話！」

羅利夫人滿面煞氣的一說，飛天狐却不慌不忙的福手道：「女英雄不必動怒，我也趕速他了，巴望你們前往收拾他去，現在且請安心聽我說出內情，於你們大有益處，免得像我一般，又上他的當。」

葛乾森道：「好！你且說下去。」

飛天狐說：「當時孟小孟說出租收服羅利夫人的話，我也吃了一驚，便說：『這事你要仔細，羅利夫人比當年九子鬼母強得多，何況現在並沒在家，』孟小孟冷笑道：『用不着刀來劍去，本領高強有甚麼用？她沒在家也沒關係，先把她一羣人擒，收服過來再說，使她明白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』他這樣說得稀鬆平常，把一羣人嚇得沒放在心上，真使我莫測高深了，當下一言不發，更跟着他走到秘谷入口的近處，孟小孟年紀雖大，外表還裝着儒冠儒服，武功却也驚人，忽聽他一聲吆喝：『你們跟我來！』兩手一扶幡杆，翩的飛身而起，人已竄上路側兩三丈高的一處危岩。接連一起一落，人像飛鳥一般，已從岩頭，竄上近處怪石突兀的崖巔。一羣黑猩猩，手足並用，像猿猴一般跟蹤而上，我也跟了上去，瞄着孟小孟的身影，飛躍於層巒危巖之上，最後到了最高一層的崖尖，松聲如霧，勢

如建瓴，向崖背一瞧，却是幾十丈直立如削的峭壁，業已無路可通，再向下面一細瞧，趕情峭壁下面，正是羅利夫人的祕谷中心，那座大竹樓便在下面一竹樓前而來往的人猿和猿尼，從上面望下去，好像縮小了不知多少倍，孟小孟把長袖一拂，取下黑獾樹上扛來的剝皮獸肉，左右開弓，兩臂齊施，把所有扛來的獸肉，都向峭壁下飛擲下去，把許多隻剝皮獸肉擲完，看他很悠閑的背着手在松下踱方步兒，有時探頭向壁下，谷內望一望，一羣黑獾都俯伏在地，一聲不響，我看得奇怪，也不時向下面探視，半晌功夫，看到下面一羣人猿，已搶着擲下去血淋淋的獸肉大嚼特嚼，七八隻猛虎，蹲在人猿身旁，也吃着人猿分給牠們的餘潤，待了一會兒，孟小孟看下面獸肉吃得所剩無幾，他用指頭點着下面人猿和猛虎的數目，點點頭說：「大概都吃到手了！」說了這句話，向一羣黑獾一揮手，頭也不回，便從厚路走下崖去，我和一羣黑獾，當然跟他下崖，這當日，我瞧出那羣黑獾一對滿佈紅綠的怪眼，直直的，呆呆的，只憑孟小孟指揮動作，絕沒出聲，也沒互相交談，或彼此爭強圖勝的遊嬉舉動，連我在牠們身旁同進同退，也好像視若無睹，沒有我這人一縱，我瞧得很奇怪，從前我走過風魔嶺這條道，也偶然碰見哈瓦一族的黑獾，在深林內飛躍窺探，可是和現在這羣呆若木雞的黑獾，似乎舉動有異。

孟小孟帶領一羣黑猩猩盤下層崖，到了原地方，仍然坐上竹轎子，一聲威喝，一羣黑猩猩便簇擁着竹轎子直向進谷入口走去，到了進谷鐵柵口外，孟小孟忽然從懷裏拿出一口小銅鐘，叮鈴！叮鈴！搖了幾下，谷內岑寂如死，守谷的人猿和猛虎，一隻都沒有趕到鐵柵來守衛，孟小孟坐在轎內哈哈大笑，向一羣黑猩猩一陣怪喝，用手式向鐵柵一比，那羣黑猩猩，嘿不出聲的，一齊趕向鐵柵口，出死力的亂搖亂推，鐵柵雖甚堅固，禁不起這羣野牛一般的黑猩猩合力推搖，嘩的一聲大震，高大的鐵柵，竟被牠們向內推倒，立時一湧進谷，孟小孟一乘轎子，也抬進谷內，他一進谷內，一躍下轎，先奔到竹樓階前，俯身細瞧，我跟着他眼光一瞧，看出階前一片浮土，和其他地土有異，好像在地下翻掘過東西，匆匆沒掩蓋堅實的模樣，孟小孟却喜形於色，立時指揮一羣黑猩猩把這塊鬆土掘開，揭開一層石板，立時現出地下埋着一隻極大的黑鐵箱，把鐵箱抬到平地上，孟小孟又指揮幾個黑猩猩上樓搜查，只聽到樓上幾聲尖叫，被黑猩猩擄下幾個青年苗女來了，他吩咐幾個黑猩猩守着那具大鐵箱和幾個苗女，却拉着我走到竹樓對面峭壁下面，我一看一羣人猿和幾隻猛虎，都像睡熟一般，扒在地上一動不動，我這才明白，剛才從上面擲下來的獸肉是釣魚的香餌，裏面定有機關了，在這樣情形之下，你那處祕谷，當然由他擺佈了。」

羅幽蘭恍然大悟道：「唔！我明白了！就在祕魔崖時，聽九子鬼母說過，碧落真人有一種迷失本性的毒藥，名字很奇怪，叫做「抑不慮」人猿食嘴，誤吃了人家擲下去的拌毒獸肉，才迷失本性，聽人擺佈，不用說那羣黑裡獠這樣聽孟小孟騙策，當然也受了毒了，但是你怎會也受了毒了？」飛天狐雙眉一聳，歎口氣說：「罷了！還是你得着九子鬼母真傳，明白這些門道，我如早知他有這毒藥的話，我也不會上當了，那天孟小孟把羅利夫人谷內寶藏和人畜席捲一空，臨走還放了一把火，才回到風魔嶺去了，我鬼迷了頭，想瞧一瞧風魔嶺內甚麼場面？也跟着他去，那知道人面獸心的孟小孟，詭計多端，方纔怕我不是好相與，也許怕我分他劫走的寶藏，來到風魔嶺之前，在路上便生毒計，我不疑有他，路上吃了他們一點東西，人便昏迷過去，等我悠悠醒轉，四肢灘軟無力，一看孟小孟和一羣黑瘦鬼影俱無，把我丟在路旁一個巖洞內，居然在我身旁擱着一袋乾糧，還有一把金黃色的花草，花葉上縛着一張字條，上面寫着：「桃源藥土，不能容留像你這種野心勃勃的人，姑念彼此具有淵源，少施妙藥，讓你昏睡一場，醒來如覺力弱難走，可憐身旁草藥解毒，速回爾鄉，毋再留戀，」幾行字，我看得又驚又恨，慌不及把他的草藥，吃下肚去，草藥下肚，立時嘔出許多腥臭的黑綠水，靜靜的躺了許多辰光，才能掙扎着走出洞來，心裏把孟小孟恨入骨髓，不讓我走進他的桃源藥土，我偏要偷

偷的僑身而入，既然他沒有容人之量，我也想法報復一下，再不濟也得把他自稱的桃源樂土搗他個天翻地覆，才出我心頭怨毒，主意打定，便仍向風巖嶺走來，山路崎嶇，深入風巖嶺腹地，尚有百把里路程，中毒以後，腿腳未免不聽使喚，走了兩天，才到此地，我可不合又吃了他留下的乾粉，我以為這齣乾粉，他是強盜發慈悲，預備我回去路上用的，不致有毒，那知道孟小孟這老鬼，心狠計毒，非常人所及，大約他早已料我不甘心，還要登門問罪，那袋乾粉也是有毒的，越吃越覺頭昏身弱，勉強走到這兒溪邊，人已支持不住，幾乎淹死溪內，命不該死，死命爬上溪岸，一眼瞥見地上叢生着金黃花草的解藥，遂不顧命的亂嚼，這樣一折騰，我自命一身鋼筋鐵骨的飛天狐，竟被那喜惡的老鬼，折磨得半死不活，我做了鬼，也要尋那孟小孟算清這筆帳，現在我話已說盡，你們都是我的敵人，我情願死在你們手裏，喂！葛乾霖！沐小子，不論那一位，抽出劍來，把我飛天狐這顆腦袋拿去，不過，你們不要怕硬欺弱，務必闖進孟老鬼的巢穴，把那老鬼剝骨揚灰，替世上除害，替我飛天狐解恨，言盡於此，你們快動手，把我腦袋拿去吧！」

大家聽飛天狐這樣一說，倒有點爲難了，像飛天狐這種苗匪首領，換一個地方，狹路相逢，早已拔劍動手，但在這樣情形之下，誰也不願拔劍殺一個毫無抵抗的人，羅四蘭却厲聲喝道：「飛天狐，

你要明白，黑牡丹在滇西業已死於我手，最近暗襲金瓶寨的岑鬍子，也被我羅利祖師鼻首弄死，這便是爲師作惡的下場，你現在被孟小孟弄得半死，依我看，還是你的便宜，大約孟小孟在你身上下的毒藥，是最慢的一種，而且特地留下解藥，還算手下留情，如果他用的是「押不蘆」，你早已迷失本性，和人猿混雜一般，供他牛馬般驅策了，」羅蘭說罷，又和葛大俠沐天瀾羅利夫人暗暗商榷了一下，又向噯天鳳噯道：「誰無天良，回頭是岸，你願求一死，我們實劍，却不願斬一遭殃的人，現在我們要找孟小孟去，還兒替你留下一點乾糧，免得你再受毒害，以後我們相逢，爲友爲敵，全在你了，」說罷，大家不理會噯天鳳，一齊越溪而逃，向對山走了。

四人走近對山一看，奇峯拔地，排障入雲，鐵壁千尋，羊腸一縷，從壁立夾峙的峯間下，一條曲折的山途，逶迤深入，紅花鋪地，碧苔衣壁，景玉綺麗，四人盤旋於夾谷陡壑之間，忽夷忽險，忽高忽低，足足走了幾個時辰，不知不覺進了一個天然的大巖穴，巖穴外面洞日上，一籠鏡面青石上，寫着「世外桃源」四個大字，一進巖洞，黑暗無光，好像無路可通模樣，可是洞底深處，却有一個小小的光圓，而且空穴來風，傳來了一陣陣的烏啼犬吠，泉韻松聲，便知洞底定有奇景，大家摸著黑，往洞底光圓所在走去，越走越遠，光圓漸漸放大，原來洞底和洞口一般，也是個出入口，四人四猴

出了洞底的口外，忽地豁然開朗，耳目一新，只見綠野平曠，阡陌交通，陌上來道，盡是桃柳，柳絲如線，桃花迎人，啾啾之中，有很多的農夫，趕牛的趕豬，插秧的插秧，一個個閉口無聲，在田裏工作，再一細瞧，趕牛中的農夫，多數是哈瓦族的黑標標，也有不少精壯的漢人，最奇的裏邊還夾雜着幾個金剛似的人猿，也個個着腰，一聲不哼的在那兒操作，和人一般無異，非但紐約夫人等四人聽得莫名其妙，帶去的西頭人猿，也張着大嘴怪叫起來，照說同類相喚，田裏工作的人猿，定必歡躍奔迎，可是因隻操作的人猿，好像驢子瞎子一般，頭都沒有抬起來，非但人猿如此，田裏許多黑標標和漢人，也和人猿一般，對於洞口出現四人四猿，視若無睹，只一心在田裏工作。

葛乾霖羅利夫人沐天瀾羅蘭四人，率領四頭人猿，懷着駭疑之心，向中間一條寬堤上走去，一條長堤走完，現出碧波瀾瀾的一個大湖，沿湖盡是整潔的泥牆茅舍，茅舍內一派軍事初織之態，雞犬桑麻，景緻幽雅，茅舍後面，一片綠葉成陰的森林，林後平平的幾層土石相間的平岡，岡上搭蓋規模較大，形似苗寨的房子，大家沿湖走近一排茅舍，看出茅舍內有男有女，有漢有苗，低頭插草，絕不睬人，這當口，忽聽得屋後平岡上，鐘聲忽起，其音清越，便見岡上走下兩個儒冠儒服的兩個老頭兒，步履輕健，其行至速，片刻功夫，已穿過一片叢林，來到跟前，居然向四人深深長揖，滿面笑容的

說：「遠客光臨，真是難得，我們奉孟長老之命，特來迎客上岡，草堂敘話，葛乾菴說：「我們聞名而來，原是專誠來拜訪孟長老的，請兩位領導拜謁罷。」

跟着兩個老者走上層岡，到了最上一層岡頭，一所寬闊整齊，花木扶疏的屋前，一個鬚髮皓白，道貌儼然的儒生，早已辭階相迎，領路的兩老，指着那人說：「這位便是我們世外桃源的孟長老，」於是賓主相見，相將登堂，孟小孟對於這四位遠客，和跟着的四頭人猿，毫不動容，好像預知這幾位遠客，遲早要來的，而且笑容滿面，驚然可親，在草堂內賓主落坐，立時有幾個青年苗女，托着白木盤，送出煎盛香茶，分獻遠客，羅利夫人留神送茶的幾個苗女，趕備個個認識，正是在玉獅谷侍候自己的幾個苗婢，這幾個青年苗婢中，有一個名叫小鵲的，便是以前差到昆明沐府報信的一個，也在其內，却個個目光呆滯，明明瞧見了自己主人羅利夫人，和認識過的沐天潤羅爾蘭，竟像毫不認識一般，木頭人似的，送茶完畢，便向屏後退去，羅利夫人氣得鳳眼含威，正要責問孟小孟何故潛入玉獅谷，詭計據人劫寶，話未出口，孟小孟已呵呵笑道：「諸位遠道而來，跋涉不易，且請嚐嚐我們世外桃源的清泉松子茶，包管諸位止渴解煩，」葛乾菴一瞧面前几上一盃松子茶，異香撲鼻，色如琥珀，色香俱足，味必異常，却不敢入口，向羅利夫人等一使眼色，從自己懷裏掏出那隻通天犀角，把角尖浸

入茶內，不料琥珀似的一杯茶，立時變色，犀角尖上，也起了層層的暗暈，葛乾孫細眼大張，神光遠射，一聲冷笑，向孟長老大聲說道：「我們一到貴寶地，長老便下毒手，想把我們這幾個人，糊裏糊塗的變作你不二之臣，未免太狠了！」在葛乾孫冷笑時，孟小孟也瞧見了他用犀角試毒，立時臉色倏變，鬚眉凜張，指着四人道：「唔！你們那裏得來的這樣寶貝，在你們視同寶貝，在我却視爲破壞我們世外桃源的仇敵，我知道你們仗自己一點本領，想到我們這兒來搗亂了，你們要知道，在我世外桃源裏面，武功毫沒用處，我一片好心，請你們喝不易喝到的桃源仙茶，你們却認爲我下毒手，這是你們愚陋無知，積非爲是，完全不明白我一片苦心罷了。」

四人一聽他這番話，又笑又氣，又見他鬚凜張，以爲話已決裂，乾嚙用武力，消滅這個老怪物好了，沐天瀾繚幽蘭已要伸手拔劍，不料孟小孟在這轉瞬之間，向四人瞧了一眼，立時又低眉垂目，笑嘻嘻的向四人拱手道：「諸位一肚皮功名利祿，或者是一肚皮爭強鬪勝，成王敗寇，打得都是自己的如意算盤，結果，人生不過百年，只落個空花水月，以熱鬧始，以淒涼終，在世上畢竟做出甚麼功德來呢？所以老朽靜觀悟道，在此收羅了未開化的一羣黑猩猩，幾十個自道聰明，終日殺生打獵的漢人，用我一種祕藥，把這般人七情六慾的禍根，蔽塞起來，遺忘了以前種種，只發揮他固有的一片赤子之

心，一心在我世外桃源自耕自種，你們瞧我世外桃源的景象，憑你們良心說，多麼的天真，多麼的敦樸，你們出入的烏烟瘴氣的城市，多麼污穢，多麼巧詐，豈不有天壤之別，剛才我請你們喝一杯桃源仙茶，正是我聽得起諸位，引爲同道，想和諸位共享桃源之樂，你們却以是爲非，不受抬舉，枉費我一片好心，這是沒奈何的事，既然如此，諸位也不必在此滯留，趕快回你們的塵世去好了。」

羅利夫人一聲嬌叱道：「姓孟的不必空言矯辯，我問你，你既然有此高見，不管你這高見如何，你只要安守在這世外桃源，我們和你馬牛無關，也沒有這心思到此拜訪，可是你僞裝道貌，做的事却和你說的相反，你不知在何處打聽得我不在家中，暗用詭計，潛入谷內，擄人劫寶，放火毀屋，這是你世外桃源的長老所該做的麼？再從你這世外桃源的辦法，和你似是而非的一番話，大約從無爲而活不識不知的道家話裏剽竊來的，既然如此，你叫我一箱珍寶，有何用處？而且妄動無明，又把我竹樓付之一炬呢，這是甚麼道理？你說出來我聽聽？」羅利夫人煞氣上臉，口齒鋒銳，孟長老嘴上支支吾吾的有點答不上來，羅蘭侯的跳起身來，指着他喝道：「姓孟的，真金不怕火，你不是完全仗着這真人傳下來押不蘆的祕藥，在這兒享你桃源之樂麼？常言道得好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你請我們的幾杯仙茶，你在我們面前把牠喝下去，如果你自己不敢喝，那就是你不打自招，殺不可恕的罪狀了，」這一看，毒飯辣椒，孟小孟有點舉止失措，一仰手，想從懷裏掏一件東西出來，羅利夫人眼光

如電，只一聲嬌喝：「來！」四頭人猿一躍身，飛騰過去，便把孟小孟擒住，他運用勁功，還想掙扎，怎那人猿臂力，豈同尋常，如何逃得脫，羅刹夫人更是歹毒，玉臂一起一托孟小孟下巴，立時牙環脫落，嘴吧張開，羅刹夫人順手拿起一杯茶來，強灌下去，接連灌了三杯，孟小孟兩眼翻白，頓時昏迷過去了，葛乾霖拍手道：「卽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，妙極妙極！」羅幽蘭趕過來向孟小孟懷裏一搜，搜出一個小金鐘來，說道：「哦！這定是他的鬼門道，外面受毒的人獸，大約聽到這鐘聲，便要合力來和我們對敵了。」沐天瀾說：「你們守住這草堂，我和師傅搜查他黨羽去。」葛乾霖說：「好！走！」

片刻，葛乾霖沐天瀾師徒回來，大笑道：「這位孟長老真是怪物，大約此地沒有受毒的也只有自己，和剛才奉命迎客的兩個老道兒了，那兩個老道兒，大約已經逃走，這倒妙，這世外桃源，算屬於我們的了。」羅刹夫人一聽這話，靈機觸動，嫣然一笑道：「晚輩原想一個避世借隱之所，此處也頗合用，倒是不勞而獲了，不過想法解救這許多人的毒，却是麻煩，」葛乾霖說：「有這通天犀角，不難一批批的消盡毒根，說實在的，孟小孟並沒野心，不過他異想天開，用毒藥來束縛人獸，未免太荒唐，你們夫妻三人，有了這現成借隱之地，便不必再到處尋找了，這地方真不錯，將來我和桑葦翁也有了避亂息影之地了。」

